

《龙乡文学》·季刊

主管：自贡市大安区文化旅游和外事侨务局

主办：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馆

承办：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龍鄉文學

康存超

2018
秋卷

- ◎ 三多寒风云录 张孝忍
- ◎ 翻越命运的珠穆朗玛 魏家强
- ◎ 盐都，盐都！（组诗） 袁继伟
- ◎ 自贡张家坝盐化工业遗产价值研究 陈星生

· 担当 · 发掘 · 交流 · 传承 ·

自贡市大安新图资准印证号2018第009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文旅新篇 (一)



7月16日，區文體旅遊和外事僑務局召開安全暨旅遊工作會。



6月，區圖書館主辦的“魅力大安幸福三多寨”首屆手抄報競賽活動在三多寨鴛鴦學校、同春小學、三多寨小學進行。



5月，區圖書館開展《公共圖書館法》專題培訓。



7月28日，《江姐村志》發行。



5月17日，在自貢市第三屆“點亮心燈·共享資源”殘疾人演講比賽中，區圖書館指導選送的繆欣月同學榮獲一等獎，王資、黃勇泉同學分別獲得三等獎。



6月29日，由區委宣傳部、區文體旅遊和外事僑務局主辦，區文化館承辦的“同創文明城 共譜新輝煌”2018年廣場舞大賽在“老鹽場1957”舉行。

年會花絮



文旅新篇 (二)



7月20日，区文化馆举办曲艺知识培训系列——曲艺起源和四川曲艺分类及流派。我市曲艺界泰斗黄蕴刚先生应邀授课。



8月20日，区文体旅游和外事侨务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创文”专项行动，规范文化市场经营行为。



截至8月20日，我区“户户通”工程完成843户用户安装，在全市率先完成省下达的建设任务。



7月，在第十三届省运会网球比赛上，大安区网球队取得多个项目佳绩。



8月31日，区文体旅游局到回龙镇双柏、古井贫困村，指导“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建设工作。



7月24日，大安区集邮协会成立。

“我与大安作协”

征稿启事

大安区作家协会，自1999年12月肇始，即将迎来二十岁生日。缘于区内外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以及各界同仁志士的热心关爱，大安区作家协会茁壮成长，会刊《龙乡文学》办刊质量不断提升，文友才华得以充分展示，为大安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了欢庆大安作协发轫暨《龙乡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特邀文友投注挚爱真情与优美文字，抒发内心之感动，铭刻二十年的美好回忆！体裁、字数不限。《龙乡文学》将以专栏或专号方式刊载应征稿，部分作者将应邀参加大安作协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截稿时间：2019年7月31日。投稿邮箱：lxwx2009@163.com。请在标题上注明“20年征文”字样。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2019年10月30日





2018年 **秋**卷
(总第59期)

主管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旅游和外事侨务局
主办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文化馆
承办 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龙乡文学》编委会

顾问 张昭国 杨斌 钟淳
罗旭东 周永丰 胡立
罗士成
编务指导 李程煜

主任 陈平
副主任 李静 杨富平 王典平
委员 黄明鑫 钟海涛 钟惠芳
陈永春 龚伟 含笑
辜义陶 陈剑 胡林姝

《龙乡文学》编辑部

主编 王典平
副主编 钟惠芳 辜义陶 陈剑
胡林姝

本期责任编辑

王典平 钟惠芳 辜义陶 陈剑
胡林姝 袁继伟

目录/Contents

■ 小说天地

- 05 三多寨风云录/张孝忍
18 失忆的卧底/夏刚
21 风采/毛进
23 假如青春不需要被原谅/快乐鱼儿
25 凉水井的传说/邹永忠

■ 散文原野

- 29 翻越命运的珠穆朗玛/魏家强
32 寻“仙”老君山/陈永春
33 蓉城秋雨说/巴雨
35 琉森/王诗品
37 温暖一幕永给力/李晓
38 中秋话自贡/晓舞
40 逐日夕阳/陈剑
41 “浪”人心/李英
43 夜荷/廖春燕
44 提醒/如缘

■ 桑海行吟

- 45 盐都，盐都！（组诗）/袁继伟
47 月光照在老盐场（组诗）/黄德涵
48 母性的太阳（组诗）/辜义陶
50 经过，是我和一条河最重要的关系/尔东马
51 散步釜溪河/阙向东
52 西秦会馆古戏台（外一首）/陈文邦
53 眼睛盐都，旅程风景/任德生
55 寻找大公井遗址/华伯清
56 桑海井/王郁林
57 茶马古道行/刘国礼
57 茶马古道/龚伟
58 春天里的中国——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蔡昌利

三多寨风云录

◎张孝忍

编者按：张孝忍（1927~2013），大安区三多寨人，我市知名的民间文艺家。张先生长期居住在三多寨，对寨子有很深的感情，又勤于著作，生前发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和文史稿件。其执着的精神，勤勉的风范，对于当下正需讲好大安故事的后学应有所启发，有所激励。时值先生逝世五周年，刊发其佳作，以为纪念。

这是四川自贡地区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它反映了昔日三多古寨的一段历史。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辗转传述，情节互有异同。不过，就大体而言仍保留了当时的诸多实际，于我们认识这段社会历史有所帮助。

一、傍晚，从坡脚上来个年轻人

民国十四（1925）年仲秋的一个傍晚，自贡三多寨南门外的陡坡上，急急忙忙冲上来一个年轻人。他身着长衫，脚蹬草鞋，肩背上斜挂了一根装有五节电池的电筒。由于已经走得浑身发热，便将长衫解开三颗纽扣，同时把头

上的那顶青缎瓜皮帽儿取下来捏在手里当扇子用。这人叫魏述云，是自流井商会会长李敬才身边的跟班。他是下午三点钟以后才从自流井动身的，五十里路程几乎一直是在开着小跑，可到了寨子底下，还得爬一个四百八十三级的陡坡。他本想歇一口气，可是他终于还是一步不赶一步地继续往上爬，一直来在了场上的鱼市口，离寨门已在咫尺之间。

这时，镇守寨门的卫兵，正在关第二扇铁门。魏述云隔着一段坡路便呐喊起来：“喂！别忙。我还要进寨！”他这一声呐喊，果然被里面的卫兵听见了，于是被关上了的门又稀开一条缝儿，探出个头来朝坡下张望。年轻人一眼认出了门上那人是平安局里的班长陈大海，马上就扬声道：“喂，海哥！是我哇！”陈大海道：“嘿，云娃子！你要再慢半步的话，哥子们就关你在寨子外头啰！”魏述云笑嘻嘻地答道：“休想！这回子就是半夜拢，你哥子也得恭恭敬敬把门打开。”陈大海笑道：“当然啰，你是七公身边提口袋儿的红人嘛！”边说边让云娃子跨进寨子，然后便去关门、上杠、加锁。云娃子没有去管那些，只在陈大海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道：“你哥子今晚可别忙着去喝烧烧、陪婆娘哈！可能主人家要来麻烦你的。”说罢便迳往东门方向而去。

陈大海把话听得倒明不白，不由掉转头壳把他喊住：“呸，等倒！不落教嘛哪个？”云娃子有点莫可奈何地放慢了脚步。于是陈大海收起钥匙追上，问云娃子道：“你刚才说的是啥子意思？哎！”云娃子悄声道：“六公今夜要‘下河’，懂吗？”陈大海忙道：“啥子急事哟？”云娃子四下瞧了瞧，才把嘴巴凑到陈大海的耳朵上挺神秘地说了句：“告诉你，这回是喜事一桩，酒嘛保证有你喝的！”说完，做了个鬼脸，便转身跨上天鹿槛的石梯，直朝东门方向的“退思堂”而去。

二、一乘拱杆轿子夜奔自流井盐场

晚上，十余人簇拥着一乘拱杆轿子从“退思堂”出来。云娃子擎着盏红灯笼走在前面，接着便是五盏透亮的马灯，前三后二照住那乘轿子，其余还有七八个打电筒的尾随其后，只听得一连串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响彻在静寂的石板路上。旋风似的一会儿便到了南门口。此时，寨门已由陈大海带领两个背枪的卫兵早早把它开了，那轿子对直冲了出去，然后几弯几拐，下了陡坡便朝自流井方向飞快而去。

按照寨子上的规矩，寨门关闭之后，一般是不随便放人进出的。实在有事，可以出钱雇请城门楼上过夜的“干人”（乞丐）用一条盐水索子将你吊进吊出。这还要问清楚你的姓名和事由，否则连吊墙子也是不允许的。可这乘轿子里的主人，却有资格叫卫兵提前把门打开，等候他的轿子出去。这人就是盐场富翁李振亨的嫡孙，“退思堂”的大绅粮李桐菱。其人身材修长，不苟言笑，眉宇之间常常显现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他现任平安局的正寨长，与自流井头面人物李敬才乃是同胞兄弟。李敬才行七，李桐菱行六，人们常说“七公”“六公”便指的是他们兄弟两人。只因李桐菱此去自流井，与正在那里召开的一个“善后会议”有关，所以这里还得先将“善后会议”略说几句。

且说民国以后，各地军阀混战。四川也不例外。这一年，杨森依靠曹锟和吴佩孚的势力发起了一场“统一战争”，以执行“统拨盐税”为由，派郭汝栋带兵把驻在自流井的刘文辉部赶走。刘文辉输不了这口气，于是邀约他的侄儿刘湘，并联络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潘文华、唐式遵、吕超、田颂尧、袁祖铭等军阀组成“川黔联军”，四面出击杨部，最后占领了自流井盐场。此时，北洋军政府新上台的段祺瑞，立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军务督办，指示“川省盐税概归四川军务督办刘湘提取”。八月间，所有参战军阀头头们都会拢盐场，召开了一个瓜分盐税的“善后会议”。由于会议内容与井灶商的切身利益攸关，所以盐场士绅和面子上的人物，时时周旋其间。商会会长李敬才，得知会后还有大办地方防务之举，便立即派魏述云赶回三多寨，通知他六哥李桐菱夜来井，目的是想趁刘湘在自流井召开会议之机，叫李桐菱上书督办大人，捞它一个民团的官儿来做，借此增强三多寨的防卫实力，壮壮李氏家族在盐场的声威。

李桐菱的轿子一路由两班轿夫替换着抬，及拢牛屎巷李敬才公馆的时候，不过午夜一点钟光景。李敬才尚在客厅和一批商界人士胡铁华、范容光、王和甫等人讨论着明天的工作安排，听说六哥赶到，十分高兴，连忙走出客厅，亲自把他六哥接住，一面吩咐伙房马上摆饭，让一行人先填饱了肚子，然后领着李桐菱去到客厅，与那里的客人见面，不过是彼此寒暄一番。等到大家都散去，两弟兄才又进入书房。李敬才打开一个装璜十分漂亮的铁盒子，从里面拈出一撮茶叶，用只紫砂壶泡了，送到李桐菱的面前说：“你喝这个看，顶新鲜！”

稍停，李桐菱端起茶壶慢慢儿呷了一口，其味香若兰馥，只这一口便使周身感到舒适凉爽。不禁赞了一句：“好茶！是‘狮峰’不是？”李敬才点头道：“你果然是行家，上口就品出味道来了！告诉你，是甫公送来的呢！这样的极品茶，自流井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两弟兄于是从督办送来的名茶开始，谈到在三多寨兴办民团的事，李敬才说：“错过此村便无此店，这回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二人彻夜长谈，不觉已是雄鸡三唱，东方欲晓。

三、“寅征卯税”李敬才一语动刘湘

其时，自流井龙门滩上正在修建的一座七孔大石桥，即将竣工，这就是人们后来喊的“新桥”。其实它的正名应该是“善后桥”才对。因为它的得名和“善后会议”有关。同时亦因为此桥的落成而有了三多寨“内威富三县联团办事处”的成立。这究竟是咋回事呢？这里且先谈谈这座桥的来龙去脉。

原来流经自流井市区的一条小河名叫釜溪，水面虽不广阔，可是每年一入夏秋季节，却要受到上游山洪暴发的影响，浊浪滚滚，汹涌澎湃，将这里上下两道矮矮的小桥尽淹，使东场和西场之间的交通处于断绝。此时，银钱结算，往来收付，均无法办理。各井灶商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于是发起了集资修筑一座大桥的义举。先由“德咸井”捐银一万元，接着三多寨颜家、李家、高家，贡井、大安寨的绅粮亦解囊相助，共筹得经费数万元，组成桥工局。聘请了佛子寺僧人陈葆初为掌火师，招雇工匠，开山取石，于1921年动工，经四年时间终于造起了一座宏伟壮观的七孔石桥，结束了两场之间阻于洪水的历史。也正是此桥即将竣工交付使用的前两天，以四川军务督办刘湘为首的“善后会议”，凑巧在自流井召开了。

刘湘在自流井未置官邸，临时便下榻在双牌坊“大夫第”，后来又住进李敬才的公馆。他们原有旧谊，李敬才在做湖北盐茶道时，便结识了刘湘，此时又做了刘湘第二军的顾问和盐税提款处处长，关系不比一般。有一天晚上，刘湘忽然问起了地方建设的事情，李敬才抓住这个机会就把大桥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然后说：“眼下桥梁虽已大体完工，但是却超支经费近一万元，无力解决。还望甫公资助，玉成其事！”刘湘听了微微一笑：“你真是机灵鬼，倒打起我的主意来了！”李敬才道：“不是打甫公的主意，是我吊颈要找大树山！”刘湘摇摇头：“我这棵大树又怎么样？实话告诉你吧，督署的财政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你们井商富甲蜀中，大家最后再凑一把力，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李敬才苦笑一下道：“不说甫公哪会晓得，眼下我们盐场井灶商正患了个‘寅征卯税’的不治之症。这几年在自流井的‘过路大军’已把盐税都征收到民国三十八年去了！大家打肿了脸来充胖子，日子不好过的哟！”一席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敬才的“寅支卯粮”之说，似乎触动了刘湘，他听后沉吟了半晌，面露微笑，显然一个重大决策在他心里因此而成熟了。心里一高兴，话也好说了，便接过李敬才的话道：“敬才，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这些我都知道的。这样吧，你既然起了风，我不下点雨也过去不了。你明天就陪我到大桥工地看看。”李敬才听刘湘的口气已有了松动，心里十分高兴，当晚便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桥工局的执事人高云从，要他们准备迎接督办大人的“视察”。

第二天一大早，大桥工地上便开始了突击性的清扫和整理。午后，刘湘只带3名副官，轻装便服，由李敬才陪同来到大桥工地上。刘湘边走边看，时而点点头，时而又指住一些地方问这问那，倒是感到满意。当刘湘走上桥面凭栏四望时，山色水光，街市楼台，尽收眼底，水鸟飞翔，船舟往来，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顿时感叹道：“不错，自流井真是一块宝地！得天时得地利更得人和。此桥之建足可百世流芳，永垂不朽！”李敬才道：“甫公之言得矣！桥固可以永垂不朽，而甫公之情亦当与桥共存！”刘湘一笑，用手指了指他：“你真是把我逼得好紧！看来神仙遇到你也会掉蚊帚的！罢罢罢，你昨夜所言超支拨款问题，由我捐助是了。不必再找他们分摊。”李敬才连忙

把双手一挑：“阿弥陀佛！甫公究竟是个痛快的人！”

四、从“善后桥”到“三县联团办事处”

刘湘捐助建桥费一万元之事，当即在盐场绅商中引起了反响。他们立即在市商会召开会议，决定趁刘湘尚未离井之际，将大桥落成庆典的日期提前，并顺理成章恭请这位督办大人“踩桥”和赐书桥名，以便勒石刻碑，垂之久远。

李敬才便是在这个会议召开的头一天下午，派魏述云上寨子，请他六哥李桐菱来井的。一方面因他六哥是大桥的监修，理应参与此次会议，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借此机会给刘湘上书，拟请在三多寨建立民团。

两天后，“善后会议”闭幕了，大桥上也红红绿绿装饰一新。狮子龙灯，民间杂耍以及前来观看热闹的人，挤满了两边的河岸。“踩桥”之前，张家沱山顶上朝天放了三炮，只见掌火师陈葆初抓起一只红公鸡，一刀割了颈子，将血淋在桥上。待他把“四言八句”一念，“开光”敬神诸事做毕之后，就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朝向大桥而来。后面是一连串的官轿。为首一乘轿子里走出来的人，当然便是刘湘了。他身着戎装，神采奕奕，下轿后由李敬才及地方首脑陪同，缓步走向桥头；后面接着是一干与会的各军阀头头以及周围县份上的知事、来宾，当地代表诸公们。这时，桥两岸鞭炮齐鸣，锣鼓、唢呐吹吹打打，自是说不尽的热闹。刘湘踩桥过去，西端便摆了张大方桌子，上面铺起红毡，设有纸笔墨砚，等待他题赐桥名。刘湘提起了笔又故意作态说：“甫澄乃一介武夫，这桥名还是你们来拟吧！”李桐菱道：“甫公高山仰止，英武过人。今天除了你还有谁来题写这座桥名呢？”刘湘微笑瞟了他一眼：“桐菱这话把我太抬高了。这桥你也是有功之臣嘛！”说着便将笔濡墨，写了“善后桥”三字，旁边落款“刘湘题”。从此，这

桥即名“善后桥”。

踩桥下来，接着便在“钧天茶园”举行盛大宴会，既是庆祝大桥落成，也是给各军阀头目们饯行。诸人先在茶园的敞厅里洗脸、喝茶，休息吃梨子。你道这八月天气又哪儿还有什么梨子来呢？原来是李敬才特地派人上三多寨颜桂馨堂挑选的上等窖藏梨三挑，送到宴会上，有意识地加深与座诸公们对三多寨这个绅粮窝的印象。果然不出所料，大家竟一下由糖梨说开去了。你言我语，提了许多关于三多寨的趣闻轶事，均由李敬才、李桐菱兄弟作答。刘湘道：“听说三多寨一个一个的华堂大屋都修得很不错的，以后我有机会倒想去看看。”李敬才连忙起身表示欢迎：“甫公愿意赐驾，不妨这次就上去玩玩！”刘湘道：“这次不去了，以后来吧！”（后来刘湘果然去了寨子上一趟，下榻李敬才的别墅“积善堂”。）

说到这里，李敬才暗暗给他六哥丢了个眼色。于是李桐菱起身向刘湘施一礼道：“现有一事正要请示督办。”刘湘用手一按，示意他坐下来讲。李桐菱打开皮夹，掏出一卷呈文，双手递到刘湘的面前说：“寨上乃内威富三县接壤之处，时下匪风甚炽，而防务薄弱，仅有挨门丁一二十人。地方绅商父老拟请成立民团，以靖治安。请督办赐准！”刘湘接过呈文，只略瞟过一眼说：“有关各地民团工作，眼下正需加强，以补当地驻军之不足。你提到三多寨成立民团，敬才已给我讲了，根据地方特点可以成立‘内威富三县联团办事处’嘛！”李桐菱道：“还有经费、人员、枪弹问题……”刘湘接口道：“你是自流井大大有名的绅粮，经费就不用提了。人员吗，可以设一个教练养成所嘛，至于枪械那就只有修修补补，将将就就啰！你说看？”李桐菱点头称是。在座诸公亦道：“督办真是快人快语！”刘湘道：“我这个人一向便讨厌婆婆妈妈的作风！”其实，李敬才早已在背地里做好了工作，今儿不过是走过场，做点官样文章罢了。

接着筵宴开始，宾主豁拳劝饮，觥筹交

错。如此这般，表过不提。

五、道喜！道喜！“退思堂”沸腾了

且说“善后会议”之后，各路军阀欢天喜地打道回各自的防区。留下来的是地方上井灶商人们一张张哭笑不得的脸孔；惟有三多寨的绅粮李桐菱踌躇满志，兴高采烈。

李桐菱趁着内、威、富三县诸公们还在自流井的时刻，忙着与他们周旋往来，少不得也请那些人吃油大，看川戏，打麻将，抽南土膏子。如此一番，最后圆满达到目的，一致推举他作了“三县联团办事处”的主任，并由三县共同压印，呈报上司备案。

且说李桐菱在井大约耽搁了六七天时间，将“联办处”筹组事宜大体就绪后，就抱住颗大印，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地回到三多寨来了。寨子上早得消息，立即组织寨内寨外给他迎风接驾。当这行人的轿子、滑杆、挑伏、驮马一齐来在坡脚王家坟坝歇息的时候，等候在南门口的士兵弟兄伙马上打着彩旗，吹着洋号，放起洋鼓，另由士绅伙组成的欢迎队，以及看热闹的人群，便跟在了士兵的屁股后头，直朝坡下奔来，迎接“六公”回寨。

一会儿，李桐菱的轿子便拢了街上，各公口码头都在自己的店门口扯起了桌帷。接连不断的火炮，使得狭小的街市烟雾弥漫。由于坡路太陡，前面的轿夫只好把轿杆提在手里，后面的轿夫这时又要挺直起腰杆，将轿杆高举过头，让那轿子始终保持平稳。及到拢了寨门口，才由另一班轿夫马上以一个“抢背”式的动作，把轿子接在自己的肩上，然后腾动云步，飞也似地朝“退思堂”而去！

过了几天，街头及四门城墙上，便遍贴了“三县联团办事处”主任李桐菱就职视事的安民告示。镇守城门的卫兵，也由平时的两三个人，增加到了一个班的人数。城门口高吊起一排三个鲜红的细纱灯笼，上写“内威富三县联团办事处”。而“退思堂”、平安局两个地

方，一时间宾客盈门，大张筵宴，细吹细打。三县有关机关法团和邻近场镇上的公口码头，地方士绅代表，都陆续前来道喜，送了许多的金字匾联和礼品之类。到了晚上，“退思堂”一派灯火齐明，把座罗马式三层楼的洋房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楼上楼下摆了十几团麻将、戳牌、骰碗子场合，让宾客们随意赌玩。不喜欢打牌和掷骰子的，便在客厅里去听围鼓，或到大门外去看狮灯。大约十点钟左右，一架特制的烟火燃放了，随着耀眼的星光四射之后，云烟冉冉升起，半空中忽然现出一个仙姬模样的女子，左手持拂尘，右手撒开一卷立幅，慢慢露出一行字来“恭贺李府桐菱六公荣升之喜”。这时，笙箫鼓乐奏出悦耳的声音，三十台花炮一齐点燃，气氛马上像一锅滚汤似地沸腾着，也算得是三多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炽热场面了！

那夜，一直就闹了个通宵！

六、老寨子打猎，萌发了造枪的念头

且说“联团办事处”成立之后，首抓第一件大事，便是在三县地区首批招收了八十名丁壮，开办“民团教练养成所”，对学员进行讲习培训，并在盐务缉私营请来一位姓郭的教官。这人长得敦敦笃笃一幢大汉，确有那么两下操场技术和拳击方面的本领，不愧是行伍出身的人。但是这八十来个弟兄却因为没有枪支，每天都徒手下操场，学来学去总是立正稍息，左转右转，齐步跑步等动作，渐渐也就乏味了。郭教官乃向李桐菱建议买枪。李说：“急啥子？你先给他们作些课堂讲解和示范教练。眼下梭镖长矛也可以练嘛！枪械问题，我会有安排的。”

原来李桐菱已经派人到重庆请修枪的师傅去了。平安局现存坏枪起码有一百来条，修好之后，“养成所”的学员一人一条枪，有的是。

开年过后，修枪的师傅请来了。姓蒋，下

川东人，大家都叫他蒋枪匠。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工，只因犯了点小事被除名出了厂门。回川后便一直凭着他修枪的技术，在重庆、泸州、乐山等地修枪，找碗饭吃。这人手艺不错，不止能修而且能造，所造九子、洋台、单针、夹板等等，都与官办兵工厂的产品不差八九。李桐菱见他技术果然关火，甚加赞许。

且说这位蒋大师傅除了修枪之外，也还有个业余爱好，便是喜欢打猎。他自造了一支短小轻便的猎枪，上有准心和表尺，比一般鸟枪显得洋气，威力也大多了。李桐菱平日也是个喜欢打猎的人，见了他这支洋枪，简直爱不释手，就要蒋枪匠给他也造上一支。蒋枪匠见他喜欢，便说：“六公看得起，就拿去用吧！”李桐菱也不白要他的，当即奉送了五十块大洋，算是买了这支枪。

李桐菱极欲找个好天气出外打猎，试试这支洋枪究竟如何。底下的人于是连日出寨子去打探野味出没消息。据一些猎户讲，最近徐家山至老寨子一带常见野鸡、野兔、毛狗和花脸猫出现。李桐菱高兴地说：“好哇！明天便去。”并嘱咐手下人作好一切准备。

这天，天气晴和，李桐菱骑了匹黑马，带着一拨打枪匠，出了寨子后直朝徐家山而来。那十多条洋狗一路理着臊往前赶，人们看了这阵势，都说这比平素的猎队气派多了！

他们先在徐家山抓了两只野鸡，接着又撵一窝兔子到了老寨子附近。一帮人带着洋狗进入山林搜撵去了，李桐菱则端起猎枪守候在野味可能经过的坳口上。不多时，只见蒋枪匠带着条洋狗从岩壁里撵出来两只兔子。李桐菱把枪一顺，只听“砰”地一声响，两只兔子双双中弹倒在地上。蒋枪匠跑上前去拾起兔子，提到李桐菱面前恭维地说：“六公老人家好枪法！一弹中双兔，难得呀！”李桐菱面露微笑说，“你造的这支枪很不错嘛！”于是两人就在坳口上摆谈起来，都是些关于造枪的事。那时候一支“夹板”就约值十五六担黄谷，除去工本也有一倍以上的赚项，无论什么生意都没

有造枪赚钱。李桐菱暗自盘算，如果一个月能造出二十条枪，则整个“联办处”包括“养成所”在内的缴用开销，全绰绰有余了。

蒋枪匠是个“老江湖”，有奶便是娘。他听出李桐菱有造枪的念头，便积极打总成说：“技术上的问题，全包在我姓蒋的身上。造来用不得，你砍我的脑壳都可以。”李桐菱高兴地说：“反正这事由你来主火，办成功了，我不会亏待你的。”一句话把蒋枪匠的劲头也提得高高的。

之后，这位蒋大师傅便不怯路远山遥，两上成都，三下重庆，搬来了他的上下连手，齐聚三多寨来造枪！

七、请医看病惹起的一场风波

这里暂且按下蒋枪匠搬来他的上下连手们如何造枪的事情不表。只说李桐菱忽然招惹了本地一位太医老师罗方山，结果是倒了炉子，丢尽脸皮的事。

罗方山的药铺叫“太和春”，开设在南门街上。本人坐堂应诊，儿子罗迪吾及一个徒弟便做了他的助手，专司抓药切药，算账收钱的事。每天前来看病捡药的人多。这罗老师是位饱学的儒医，很治好了些疑难杂症，名气很大。但是他的脾气却很古怪，凡是请他出诊的，哪怕是半里路途都要用轿子来抬，否则拒而不去。

六月间，李桐菱从富顺回来，大概是路上受了些暑热，说是头目眩晕，精神欠佳。便派了管事廖国清去请这位名医来“退思堂”看病。廖国清倚仗着主人的势力，既未把轿子打去，去时又正好碰上罗方山在进午餐，一口酒一口菜慢慢儿地咽着。廖国清一连便催了他两遍，一下把这位名医催冒了火，他把筷子一砸说：“催工不催食，不懂吗？要接老师出诊，轿子呢？”廖国清碰了一鼻子的灰，便抬出他主人来压罗方山。罗方山更火了：“呸！你廖国清也不看看我罗方山岂是被李桐菱吓得倒

的！告诉你，去另请高明！”

廖国清只得悻悻离开了“太和春”，回到“退思堂”后，便在主人的面前加油添醋说了一番。李桐菱大发雷霆：“妈哟！一个太医也敢小视起我来了！你们打乘轿子，把他龟儿抬到平安局给我关起来！”

当天下午，罗方山就被他们关进了平安局土牢。

晚上，有人前来“太和春”敲门，说是要买几味中药。罗迪吾把门打开，见来者是佛子寺小学堂教书的吴先生。此人常在店子上来闲坐，与他父亲摆些医学方面的龙门阵，因此也算得是熟人了。吴先生问道：“听说令尊大人被人绑架，是真的？”罗迪吾一面给他捡药，一面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吴先生说：“真是岂有此理！绅粮就可以仗势欺人吗？别怕！要干就陪他干到底。大家会给你们撑腰的。”罗迪吾说：“可我和我母亲都不晓得该咋个办呀！”吴先生道：“难道你父亲读了那么多书也打不出个主意？”吴先生的话，一下使罗迪吾想起了父亲托人带出来的一张纸条，忙从口袋里摸出来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看后笑嘻嘻说：“该是我猜对了嘛！令尊大人不是打不出主意的人。凭他这个主意，就足以把李桐菱压垮！你们放心，令尊大人很快就会放回来的。这回我负责帮你们打官司！”说完，提起捡好的药包儿轻轻打开店门，向上下街略瞟一眼，走出店门，身影儿迅速消失在街巷里。

第二天吃罢早饭，“太和春”药铺门口一下来了十多乘滑杆轿子，和一大群杵棍戳棒的病人。听说罗老师无缘无故被弄到平安局关起来了，便一齐朝平安局涌去。守门的卫兵阻挡不住，只好去报告班长陈大海。陈一看这个阵仗，知道要出麻烦，一下怒脸变做笑脸，端些板凳椅子出来让大家坐下休息。然而这群病人却骂不绝口，高矮要他们马上放出罗老师，不然就把平安局砸烂。一会儿又有涌入平安局来看热闹的群众，大家怒形于色，在平安局门口形成了一触即发的火山口！

平安局的执事人等此时慌了手脚，忙派人去“退思堂”请示李桐菱。少时回来的人笑眯眯告诉大家：“诸位请安静些，罗老师马上就放出来！”

岂知真的把土牢门打开的时候，罗方山却立而不动，无论怎样也把他请不出来。这时，坝子里的人群便同时起哄“谁抓罗老师，谁就站出来赔礼道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情理难容！”“叫平安局给罗老师挂红放炮！”“打倒土豪劣绅！”

这下不但平安局的执事人等觉得祸惹大了，就是李桐菱也感到骑猫猫下不了背！

八、佛子寺学堂里的那个吴先生是干嘛的

俗话说“事不怕烂，烂了总会有人捡脚子”，你看李桐菱正在骑猫猫下不了背的时候，忽而突之站出来一位救命王菩萨，他就是“登禄堂”的王次青。

王次青是寨子上的副寨长，同时也是一位没有挂牌的中医老师，医术一般也还可以，寨子上的绅粮常有人来找他看病。这天他从一个病人口中得知罗方山被抓到平安局关押起来的事，心上不免嘀咕。三刨两展把病人送出大门后，拔腿便朝平安局里跑。

王次青一拢平安局，见到那个剑拔弩张的场面，心里可着急了。堂堂平安局居然闹出这等事情来！他大步迈进办公室，桌子上叭地就是一巴掌：“你们哪个搞的？出了这样大的事情，也不派人来说一声？”执事人被骂得开不了腔，只好说：“二公息怒，现在正在放人。可罗老师又不出来，拿来咋个办呢……”王次青说：“岂有此理！谁闯的祸谁要负责。现在你们马上给罗方山老师挂红放炮。对所有病人都按人头发给点心费大洋一元，请他们速速散去。”王次青一一吩咐完毕，才又亲自到土牢里去会罗方山，对他表示慰问，高矮要个人情。罗方山与王次青本来交好，此时也就不便再执拗了。于是执事人等马上点燃火炮，噼哩

啪啦爆过一阵，罗方山才披着大红从土牢里走了出来，然后坐上一乘结满红绸的“花轿”在火炮声中，带着一群病人回到了“太和春”。

此事一闹，当然是给“联团办事处”李桐菱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有人却认为这还不过是稍稍臊了一下他“六公”的脸面而已，说不到“打击”二字上去。真要打击的话，只需在火上再滴进几点汽油，就准把他李桐菱烧死，不过不必那样做罢了。说这话的人是谁呢？便是那位教书的吴先生。自然他这样的话，不是随便向一般人道出的。

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李桐菱却一直闷闷不乐。尽管给罗方山挂红放炮、赔礼道歉均由别人代庖，但是倒炉子、丢脸面的究竟还是他这位“六公老人家”。他自度从来就没有输过这样惨的“伙食”，想不到打人未着反挨对方一巴掌，挨得晕头转向。待头脑慢慢冷静下来时，又把事情的前后经过细作推敲，总觉得这里面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背后还有人在为罗方山“掌教”出点子。那么究竟是谁站在这件事情背后的呢？他决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不久，自流井侦缉队便派人到三多寨来住了两天。临走时对李桐菱交待了一些事宜，说寨子上有“秘密组织”活动，特别指出那个教书的吴先生说不定便是一个共产党！不过在没有切实掌握证据之前，不可乱动了他，以免打草惊蛇。殊不知这些话很快便传到了吴先生耳朵里。他若无其事，照常教书，照常上街，照常和熟人点头招呼，一切都像平时一样。

要问这位吴先生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一般人都弄不清楚。只知道他是泸县人，本名吴淘，又有个化名叫陈湘。与李桐菱的八少爷李海澄曾经是同学。初来三多寨时，也还在“退思堂”小住了一段时间，因佛子寺“玉皇楼”要找人抄写经文，李海澄便介绍他去干了这份临时活路。后来佛子寺小学堂成立，李海澄担任首届校长，开校后一教员因事离职，吴先生便又到学堂这边代课至今。经历就是这么简

单。不过，确也有人知道吴先生真的是个共产党的党员，那就是李海澄。此时李海澄已是中共寨内支部书记，而吴先生则是中共川南特委会派在三多寨协助李海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特派员。

之后，他在“退思堂”八少爷李海澄这块招牌的掩护下，工作得十分顺手，特别是借助于寨子上一个绅粮班子的俱乐部“蜀羽玩友社”进行秘密活动，神不知鬼不觉，在三多寨周围几十里的大片土地上，点燃了农民暴动的干柴烈火！

九、一拨少爷班子组成的“玩友社”

三多寨李姓家族的人，自来便有爱好川戏的闲情逸趣，他们的祖辈在建修寨内房舍时，就已经考虑到在葆智堂、思永堂、陶淑堂等几座大宅里修建了戏楼。还在自流井玩了一拨鼎鼎大名的川戏班子“风仪班”，用重金聘请了资阳河的许多驰名角色，如曹俊臣、张德成、唐金莲等。不消说自己有了班子，要看戏时打声招呼便可以做到。所以寨子上每年总要唱它几回川戏，届时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然而年轻一代的少爷们，却还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学打、学唱，搞个什么娱乐团体，粉墨登场一番。于是在一次戏会之后，邀请戏班子上的老师们帮忙排了个头，这“蜀羽玩友社”便成立了。名誉社长是聘请的李桐菱担任，社长是八少爷李海澄，成员有二十余人之多，大半是李颜王三大姓中人。玩友社从成都置办了一套价值高昂的响器，又聘请了内江一位姓张的老玩友来作教师。这拨绅粮少爷的脑筋聪明，又买了百代公司的川戏唱片作参考，只需张老师临场拨正指点一番，便能融会贯通。一年之后，玩友班大有长进，李桐菱在釜溪公园办起一个“射德会”，成立那天，便带上这拨少爷班子，在公园里亮了几乎，立时声誉大噪。以自流井大巷子黄氏弟兄为首的玩友们，无论如何要欢迎他们去交流技艺，在自流井一住便是七

八天，走时还得了许多奖品奖旗。李桐荻十分满意。自此“蜀羽社”也就远近闻名。

且说佛子寺学堂的吴先生，他是一个川戏迷，虽然他的嗓门不好，但是他的一手川戏胡琴拉得很出色。这样一位好手，少爷们怎肯放过，因之他也进了“蜀羽社”，成了给少爷们操琴的乐师。自然吴先生之于唱玩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之后，他抓住“蜀羽社”这个有利的场合，借人来人往之机，巧妙地同地下党的同志接头联络，积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吴先生有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不但口里能讲，笔下能作，而且吹口琴、扎风筝、叉麻将、下象棋以及打枪钓鱼、烹调饮食等等无所不会。而这些恰恰又是绅粮少爷们为之倾倒不已的。有一次“蜀羽社”几位少爷们在东门城墙上放风筝，吴先生褶的那只大蝴蝶带着数盏灯笼缓缓升入夜空，就像一串夜明珠似地闪烁飘忽，使得少爷们为之喝彩。对这位先生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他借此也就团结了不少有作为的青年，帮助他们逐渐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介绍了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

这时“蜀羽社”里有一个叫卢三少爷的滥杆绅粮，他独独不那么恭维吴先生。有一次这个滥杆绅粮借酒作态，指着吴先生说，“你算啥子玩友？你知我知，大家不说。嘿嘿！”吴先生哈哈一笑说：“卢三少爷，你量小就少喝两盏嘛！我不算玩友没啥关系，你若是不算玩友，便只有算个屁娃！”吴先生说完，车身便走。后来吴先生准备要收拾这个家伙，李海澄却挡住说：“不行！他眼下在侦缉队领着赏洋，是侦缉队派在寨子上的眼睛，你只有处处提防着他一点，不能莽撞。”吴先生接受了李海澄的意见，也就没有及时收拾卢三，岂知以后的大事竟坏在这条癞皮狗身上。

民国十六年（1927）夏天，中共泸州特委派人上来检查了吴先生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同时也把特委的指示转告了他，要他把寨内支部扩展为三多寨特支，并把周围农村的基

层党组织也建立起来，只待条件成熟，特委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届时拿到三多寨来召开！

这一来，古寨又将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暴了。

十、一个重要会议在寨子上秘密召开了

阴历的腊月间，三多寨某绅粮请生酒，延聘了自流井“凤仪班”上来演川戏。做酒之家的亲友人多，看戏的观众更多，整天人流如潮，涌进涌出。寨子上的南门只好昼夜敞开，让宾客及观众自由出入。

此时，外码头风尘仆仆上来一拨玩友，一行七八个人，在“仁义堂”茶馆里找到当家的红旗大管事，递上的片子上面写着“四川叙府仁和公其乐玩友社”。管事连忙叫幺师给众人泡了茶，并将这几位客伙进行了安顿。一会儿，“蜀羽社”社长李海澄出来接待了他们。

晚上，“蜀羽社”在寨门口的茶馆里摆开了场面，三吹三打既罢，主人让客二千里，先由这批叙府上来的客伙自选了两个剧目《挑袍》和《黄金印》，然后“蜀羽社”也自选了《庆云官》《拜月记》两个剧目，最后双方联谊唱了《别宫出征》。几个戏唱完下来，已是三更时分，便在“麦香餐馆”摆出宵夜酒菜，为这拨玩友接风。席散，才由李海澄亲自将他们安顿在“颐园”的两间客房休息。这拨客人在三多寨只住了两天时间，便拜谢码头上，说了几句客气话，迳直上路去了。

你道这七八个人真是一拨“玩友”吗？才不！原来他们是来三多寨主持“川南暴动会议”的共产党领导人物。这个由中共泸州特委机关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巧借寨上戏会之机，已在两个晚上秘密召开了。参加会议者二十余人，由川南特委书记刘远翔，传达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精神，结合川南片区的具体情况，部署了井灶工人大罢工、农村组织武装暴动的重要任务。

会后不久，自流井盐场突然烽火照天，出现了以反解雇、增工资、求温饱为内容的10万盐业工人大罢工，从而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且说此会一开，三多寨的“秘密活动”便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一个城墙圈子那么大的小天地了。东至牛佛，西至华场，连峰七八十里范围内的广大农村，都成了发动与组织农民的用武之地。寨内“中共特别支部”（属“井特”领导）成立了，周围场镇及乡村党支部也成立了，接着是农村中的“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又相继组织起来。“特支”认为暴动的时机已到，便开始制订计划，上报“井特”审批。不久，上面派了两名得力的同志前来协助工作。建议先行练兵，小试锋芒，以探土豪封建势力的动静，再决定下一步棋如何走法。于是选准了拿本地“牙行”开刀。趁一个逢场天，由农会公开出面，组织农民上街游行，手执尖角小旗，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封建势力！”“取消牙行剥削！”并将一个欺行霸市的牙行头子扭入农会临时办公室地点七星庙进行斗争。当场折了他的秤杆，砸了升斗量具，将市场自由交易的权利，夺归农会管理。

寨内财主以李桐菱为首的一批人，眼见泥巴脚杆造起反来了，本欲出面干涉，后来既担心众怒难犯，又看到农会行动仅局限于区区牙行问题，也就暂时忍了，未动声色。这对于初试锋芒即见成果的农会来说，自然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然而背后的组织者，却被这点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放手组织暴动的事了。

十一、“庙尔山大暴动”

且说“特支”当即召开了扩大会议，认真研究和讨论这次暴动的行动计划。到会者虽然也有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表决以赞成者的意见为多数，于是一场农村大暴动的斗争就这样定了。旋即第二次起草行动方案，务期一举攻入

寨子，夺取武器弹药，开仓济贫，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然后开辟游击战场，与苏区根据地相呼应。

在具体行动上，决定成立暴动总指挥部。将下面各基层党支部组织的力量，分为三路人马。方碑、华场、木瓜寺、庙尔山四个支部带来的人，在庙尔山集中待命，编号为第一支队。牛佛、何家场两个支部带来的人为第二支队，在观斗山集中待命。凌家场和寨内支部的人编为直属支队。这三个支队的分工：一支队为主力队，二支队为接应队，直属支队随指挥部一起灵活作战，并监视由大山铺方向上来的官军。所有指战人员均自带枪支、木棒、扁担、刀斧等器械，出发时用红布或红头绳缠上左臂以为标志。总指挥部设在西门一侧的徐家山顶。信号联络是“风筝”。白风筝示平安，红风筝示进攻，黑风筝示撤退。

如此周密布署，理应旗开得胜，一举攻下三多寨这座顽固的封建堡垒。可叹寨内支部临时出了两名叛徒，他们和卢三只癞皮狗一起，三人联袂去“退思堂”，将暴动的兵力布署一一报告给了李桐菱。李桐菱一面立即把尚未离开寨子的李海澄骗回了“退思堂”软禁在二层楼上，一面调集“养成所”和平安局的兵丁，荷枪实弹把住四道城门，巡守城圈，本人亲自督阵。同时又派人向自流井警备司令部搬来了一个连的武装。这一连正规装备的官兵由严连长带领，为避开徐家山的指挥部的监视线，改由万家桥去木瓜寺的小路直插庙尔山下。首先将至三多寨的路口封锁，然后把部队开上山顶。

此时聚集在庙尔山的农民赤卫队员已有三四百人，无奈木棒、刀斧、石头终不敌枪炮，结果赤卫队死伤惨重。除华场、方碑两个支部带来的人，从后山撤退，得以脱险外，木瓜寺、庙尔山两个支部的人大部分被捕。

驻扎在徐家山的总指挥部得悉情况后，立即组织队伍赶赴庙尔山援救，中途在糖锅头与警司遭遇。警司以一个加强排在前面开路，农

民赤卫队员手持木棒、刀斧，始终无法接近这批官兵，只有且战且退。到了梯子崖时，忽然从鬼王洞沟口又冲出一队民团，开枪向赤卫队射击。总指挥部为摆脱这一腹背受敌的困境，一面急调第二支队佯攻寨门，一面命直属支队全体出动，增援梯子崖，从屁股后头夹击民团。一场殊死的血战，将民团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在鬼王洞。警司虽手里握有洋枪，但也被赤卫队员的英勇顽强吓破了胆，眼见弹药将尽，不再敢恋战。此时，被捕的赤卫队员，趁势割断绳索逃跑。仅有十余人终被押入了寨子。

当天下午，“三县联团办事处”主任李桐菱，在平安局设案亲自提审了这十余人，被他硃笔一勾，判处了七人死刑，立即押至南门坡脚的王家坟坝执行枪决。

十二、开工造枪就遇到扯皮的事情

庙尔山大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也把李桐菱一伙扎扎实实吓了一大跳，为了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一些“军师”献计，决定自己造枪。据说这可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除了加强自己的装备力量外，还可以赚钱来维持“联团办事处”和“养成所”的开支。可是他却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私造枪支事干法纪，一旦暴露，则有身家性命之虞。由于利令智昏，李桐菱也就不管这些，竟然请来一伙修枪匠人，胡里胡涂就造起枪支来了。

最初自然是小打小唱，把厂房定在平安局里。那里闲杂人等一般是不许进出的，即使有人知道，也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在修理旧枪。于是诸事齐备，选择了一个吉日良辰，杀鸡敬菩萨，开工上马了！

岂知开工排头这天，半路上忽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副寨长王次青高矮不同意把三姓人的平安局做为他李家一姓的“兵工厂”，他坚决表示：“这是砍脑壳的事情，我决不搭倒你们去烧蓑衣！”李桐菱找了些面子上的人给他通气，又当面同他商量，无奈怎样也拿不顺王

次青的言语。李桐菱只好停工另打主意。一伙枪匠也就各奔东西了。

但李桐菱并未死心。一年后，他又重新提起了造枪的事，且聘请了一个内管事来总管厂务事宜。此人叫万敬斋，曾在威远黄荆沟矿上当过掌柜。要说开办工厂也还有他一套经验。到职后便向李桐菱建议：一、派人四乡收购废铁。二、雇请力汉八人，以四人为一组轮流拉动一台大风箱，鼓风入炉，化铁炼钢。三、所需燃料由威远炭洞子派牲口驮到三多寨来。四、木料则托白马庙的木商专采。至于厂房地地点，当然不能再设在平安局内。李桐菱说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佛子寺，那里既僻静又宽敞。

此时，佛子寺的老和尚外出未归，几个小沙弥自然顶不住“六公”的一阵“呀呀呸！”山门推开，清静的禅院立时变成了浓烟滚滚的工厂。器材、烟尘、木渣、铁屑、垃圾等物堆积得遍地皆是，加上人声鼎沸，噪音震耳，吓得烧香拜佛的人也不敢来了。小沙弥哭哭啼啼跑到荣县大佛寺，找到了正在那里参加斋事的老和尚，告知家里发生变故。老和尚星夜赶回，见情伤心得坐在大殿的蒲团上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佛子寺小学堂教书的吴先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和尚惊讶地望着吴先生道：“咦！吴先生，你不是离开三多寨了吗？”吴道：“离开了还可以回来的嘛！三多寨是一口煮人的锅，可我的脚又偏要朝这里跑，或许就是你们出家人说的‘前世孽缘’了！”老和尚一合双手：“阿弥陀佛！庙尔山闹事那些日子，他们到处派人抓你。你吴先生是个行侠仗义的人，大家都对你担心呀！”吴先生笑了一笑：“担心干什么？我不是上好八好的吗？”说着便扶住老和尚进入僧房坐下，然后才劝慰他说：“师父倒也不必悲伤，你哭是把这帮人哭不出去的。要好生想个办法去对付他们。常言道，恶人还有恶人收。你恶他便软，你软他便恶。”老和尚觉得不无道理，不禁抬起头来用期望的眼光望住他道：“吴先

生，这回你要帮我一把！”吴先生坦然笑道：“隔壁邻舍嘛！你有事我都不来帮忙，还帮谁呢？”附耳便给他打了个主意。老和尚的脸上顿时愁云散尽，眉宇舒展开来。

于是老和尚杵着一根禅杖，理直气壮地朝“退思堂”而来，见了李桐菱，略一稽首，便道：“贫僧无事不登三宝殿！倒要请教你几个问题。佛门乃清静世界，菩萨发大慈大悲，而你们却在我庙上制造凶器，请问这是何道理？奉了谁的命令？取得庙首的同意没有？哎！”老和尚的话句句在情在理，使李桐菱打不出喷嚏，结果恼羞成怒，把眉毛一扬冒起火来：“秃驴狂妄！竟敢在我面前撒野！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招呼卫兵：“把这和尚给我赶出门去！”老和尚厉声道：“我要联合周围县份上的僧众来告发你！你私造枪支！侵占庙权！亵渎神灵！”

当天下午，佛子寺的小客堂里，陆续来了一大群居士佛徒善男善女。他们听了老和尚的介绍后，一个个义愤填膺，群起将殿廊上放置的工具器材全往坝子里扔，有的举杖便打那些干活的人。蒋枪匠和万敬斋各挨了几棍子，抱头跑出山门去了。然而这拨佛婆居士犹不肯罢兵，又一路念着“阿弥陀佛”朝“退思堂”而来，找李桐菱，要他马上把兵工厂搬走。

此事一下闹了个满城风雨，舆论纷纷谴责李桐菱。李自知理亏，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把“兵工厂”又朝西门外吴家湾搬迁。

十三、一盘事糟在两个大管家手上

之后，“兵工厂”在掌火师蒋枪匠的指挥下，居然造出了几批枪支。时不时西门一角也就传来“砰砰”试枪的声音，李桐菱听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当第一批“夹板”枪造出来的时候，由万敬斋、蒋枪匠等人，用大红缎带把它系了，摆在一架抬盒里，敲锣打鼓送到“退思堂”报喜，当即领到“六公”发下的赏洋一人一百元，其余工众也皆有奖赏。于是

敬菩萨、打牙祭，皆大欢喜了！

不久，平安局及“养成所”的官兵，全换上了自产的枪，不无一种洋洋得意之感。但是，李桐菱造枪的目的，不单是装备自己手下的民团，而还要将枪支卖了出去，换回大洋来作饷银开支。因此就得派人出去搞推销。这时候给李桐菱跑这份差事的两个大管事一名晏子成，一名应宗海，都是三多码头上的“滚龙”。结果是一盘事糟在他两个手上。

这两个人起初不过是浮报虚支，侵吞一点小数目，进而便将所售枪款挪去在屏山县城内开了一家商行，专做鸦片烟生意。后来商行遭军队抢劫，损失殆尽，乃向土匪头子陈大脚预支枪款四百元，然后向李桐菱谎称底下的枪支好卖。李桐菱又拨了五十条枪运去屏山。哪知这批枪运拢后，被陈大脚一下打来吃起。两人没法向李桐菱交差，又编一套假话说：“这回运去的枪，都有毛病，所以陈大脚怪我们整了他，拒付枪款。”李桐菱说：“坏枪吗支把支嘛，咋个会都有毛病呢？你们抱倒我的脑壳摇，当我不晓得！现在这五十条枪的款子，你们就是当家具卖土地都要给我交清楚，否则便砍了你们的脑壳！”

两人挨了顿骂，出来后往“九思堂”的烟馆里钻，先把烟瘾过足了，才慢慢商量去会陈大脚的办法。经过屏山县城的袍哥舵把子周大爷出来调停，陈大脚承认了付款，但是必须再送二十条枪支才行。两入将原话向李桐菱扯了回销，李桐菱认为只要对方承认付款，面子上敷衍得过去，送二十条枪也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当即批示二十条枪，仍由应晏两人负责送去。于是人挑马驮，一行人来至南门坡脚，不巧碰上了“登禄堂”的王志三，当场将人枪一齐挡回寨子。

王志三是副寨长王次青之胞弟，只因李王两姓人有些旧怨，前次在开工造枪之日已交过锋，打了个平手，这回王家再次出马，还是故意要惹他“退思堂”的意思。

其实王李两姓的祖上，也曾经合伙求过

财，在大槐桶附近办过一眼“三多井”，以后又联络颜姓共同集资修筑起三多寨的城墙。但由于寨防委员会正寨长一职之争，王家总是处于失败地位，历届正长都是李家的人马了，所以两姓人的关系非常枘凿。这次李桐菱办起“三县联团办事处”时，王家已是抱了冷眼观螃蟹的态度，后来见到“联办处”公然造枪，更是忍无可忍，倒想找一个机会出口怨气了。这日偏是冤家路狭，王志三恰巧碰上应晏二人运枪去屏山县，于是“打梅香丑姑娘”，把他们挡回平安局关押起来。

十四、应了那句老话“树倒猢狲散”

当天，李桐菱得知这一消息，知道王家是有意要来惹“退思堂”的。他把手里捏住的一根白铜烟袋，使劲往桌上一杵，“来而不往非礼也”，马上叫大班提轿，气虎虎来到了“登禄堂”找王志三。

两人一见面就拍桌子打板凳大吵一场。末了，李桐菱摊出“内威富三县联团办事处”这张王牌，亲自去平安局将应宗海、晏子成等一千人放了。李桐菱这一“回马枪”无疑是反过来捣了他“登禄堂”的炉子。于是两家关系立时剑拔弩张，由平时的不满进而闹到公开拆台的地步。

此时，“登禄堂”另一重要人物王兆奎（杨森部师长）亦因龙泉驿败仗在家休养。见李桐菱竟如此欺人脸面，亦大为恼怒，即叫王志三写呈文上告，主语是“借民团之名私造枪支，与匪首交好其贼心可见”。呈文写好，立即派人送到了自流井警备司令蔡玉龙的手里。一面私下又给蔡打点去一份礼物，请他断然采取措施。蔡玉龙是刘文辉驻井的队伍，本人与王兆奎曾经共事。得信后也就派了一班人到寨子上来，指名要抓晏子成、应宗海、万敬斋、蒋枪匠等人，说他们造枪、通匪。霎时间吓得这几个人连夜吊墙子，逃之夭夭。万敬斋回到威远矿山躲起来了，蒋枪匠不知去向，应宗

海、晏子成则跑到峨眉山，说是“看破红尘”，一入广福寺，一入积善寺当了和尚。

李桐菱本入亦在舆论压力之下成了惊弓之鸟，处境岌岌可危。虽有李敬才为之八方活动，无奈王家的人催案甚紧，蔡玉龙感到很不好办，便要将案子上报省城。李敬才这时只好通知他六哥暂避风头，往成都小住些时日，等事情有了转机再说。于是李桐菱收拾银两，也一跑了之。

李桐菱到成都后，赶紧去东胜街访了颜心畲。颜是川中盐业巨子，颇孚众望，和李桐菱又是世亲。他见李桐菱一副沮丧的模样，便问他有啥事。李桐菱一声长叹之后，就把寨上前前后后几桩事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颜心畲，并表示想在他那里住一些时候。颜心畲听了之后，沉思良久，才说：“姻伯，此次我不能留你住下。依我看你在成都也不安全。最好到沪宁一带暂避一时，等我回井之后与你转圜，待情况变化再发电通知你回川如何？”李桐菱此时已六神无主，只好听了颜心畲相劝，硬起心肠买棹东下，到沪杭流寓去了。至于寨上之事，自李桐菱一走，那个“内威富三县联团办事处”也就寿终正寝，全部人员适应了那句老话——树倒猢狲散！

之后，颜心畲回到自流井，到三多寨“桂馨堂”小住数日，亲自拜会了王兆奎师长，又托“仁义堂”袍哥张问渠、门海如给予调停。经过几度协商，最后勉强打成和牌，由李桐菱亲笔写了张“纸”，给了“登禄堂”王家。另由李桐菱长子鸿模代替乃父向王大公、王二公、王三公磕头赔礼，这才使王氏昆仲一口恶气渐渐消了。而李桐菱也才得以返回寨子——这已是民国十八年（1929）的事了。

又几年之后，复经门海如等人说好说歹，高矮把那张不光彩的“纸”，从“登禄堂”抽回，原物退给“退思堂”，由李鸿模亲手付之丙丁。一场所谓“内威富三县联团办事处”的乌烟瘴气，到此也就彻底烟消云散了！留给人们的不过是一段醒瞌睡的龙门阵而已！

失忆的卧底

◎夏刚

(一)

这天午后，陈勇在街角的小旅店吃过饭。感觉有些困，可刚迷糊过去，就做了个可怕的梦。

梦里，好像是在荒郊野外，五六个凶神恶煞般的壮汉在追他。跑着跑着，眼前冷不丁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

没路了！

不待回头，那几个壮汉已围住了他，拳打脚踢。陈勇一咬牙，死死搂住带头的黑脸男子拖向悬崖，要来个鱼死网破。另一个壮汉出手更狠，一棒子砸上了他的后脑。陈勇头痛欲裂，“啊啊”惊叫着醒来。一睁开眼，便瞅到肖警官在用筷子敲他的头，“睡着了？瞧你满头满脸的汗，做噩梦了吧？”

是噩梦，真吓人。陈勇咕哝一声，起身出了店。天刚下过雨，街上积水成片。四下望望，陈勇不由得眼前一亮。真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被陈勇盯上的，是个胡子拉碴的瘸腿男子，和一个看上去也就八九岁的小男孩。两人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特别是那个男孩，长得格外干瘦，弱不禁风。瘸腿男子只是一扯，男孩便一屁股坐进水里。紧接着举起手中的破碗，冲过往行人磕头乞讨。

虎毒不食子，若是自家孩子，谁能这么狠心？陈勇边暗骂边奔了过去。

“这位兄弟，好人有好报，我们爷俩已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求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赏几个钱吧。”瘸腿男可怜巴巴地说道。

“这孩子叫啥？是你啥人？”陈勇问。瘸腿男回得嘎嘣溜脆：“他叫小宝，是我儿子，4岁那年滚下山坡摔残了腿，也摔坏了脑子。为了给他治病，我连房子都卖了，老婆也跑了。

唉，都怪我这双老寒腿，啥也干不了。兄弟，你就行行好吧。”

陈勇再不搭茬，突然蹲下身，扯住男孩的裤腿用力一撕。“刺啦”，裤管开了，男孩的大腿处，竟勒着一道牛皮筋！皮筋勒得非常狠，皮肉都已发紫发黑。

明摆着，这男孩是被拐骗来的。眼见把戏被揭穿，瘸腿男立马变了脸。“滚，胆敢砸老子的场子，信不信老子废了你？！”

好汉不吃眼前亏，陈勇飞快地摸出只旧手机，按下了数字键1。一按之下，屏幕上闪出了三个数字，110。瘸腿男见状不妙，拽住男孩撒丫子就逃。

嘿，居然是个假瘸子，溜得比山兔子还快。只不过他逃错了方向，恰与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撞了个对头碰。

这两个男子，正是陈勇打电话找来的警察，也就是同住小旅店的肖警官和宋警官。两人前后夹击，轻松摔了假瘸子一个狗吃屎。陈勇照着假瘸子的屁股狠踹了两脚，骂道：“王八蛋，我让你丧尽天良拐骗孩子。肖警官，好好揍他一顿，让他长点记性。”

成功解救被拐儿童，陈勇满心都是自豪。可带着小宝没走几步远，忽听背后厮打声起。扭头一看，乖乖，暗处还藏着假瘸子的四五个同伙呢。这帮该死的家伙如同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拥而上围住肖警官和宋警官动了手。

丐帮出动了。

(二)

见对方人多势众，又都是狠角色，陈勇忙抱起小宝扎进了附近的一片废弃待拆的棚户区。身后，肖警官和宋警官已被打倒，假瘸子则边追边喊：“小宝，快回来，他是坏蛋！”

小宝居然信了，张开嘴巴照着陈勇的脖颈就是一口。陈勇顿时疼得直咧嘴，忙腾出只手捂住小宝的嘴，猫进了一座破房子。

半晌之后，确信假瘸子已走，危险解除，陈勇嗔怪地问小宝：“小东西，你属狗的啊，为啥咬我？”

小宝抬头看着他，目光发怔，不说话。

“说话啊，你家住哪儿？父母叫啥？”陈勇追问。

小宝像是没听懂他在说啥，仍旧小嘴紧闭。

敢情是个智障儿，小哑巴。“走，我带你去找警察，让他们送你回家。”陈勇领着小宝，走出了民舍。

眼下，他最想见到的，当然是宋警官和肖警官。两天前，他们是在火车站外碰上的。宋警官拦住他盘查，当问他是哪儿人，姓谁名谁时，陈勇的脑瓜子像炸开般疼，啥都想不起来。当时，宋警官很热心，先带他去饭店饱餐了一顿，又带他去澡堂子洗了个热水澡，换了套干净衣裳。说全社会都在严打诱拐儿童犯罪活动，看你挺机灵的，想请你做志愿者。这是好事，正事，哪能不答应？肖警官还给他配了部旧手机，并把数字键1设成快捷键，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按下去就能报警。

心下想着，陈勇伸手摸兜，手机却不知啥时跑丢了。好在不大一会儿，宋警官和肖警官便找了过来。看得出，两人吃了大亏，被打得脸都肿了起来。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会逮住这帮龟孙子。”宋警官气哼哼催促道，“老肖，赶紧给局里打电话要车，省得再出麻烦。”

肖警官拨响了手机。片刻光景，一辆小客货驶来，接四人上了车。约摸又过了个把小时，陈勇隐隐觉出一丝不对劲。

车子没回警队，而是开出了城。

“肖警官，我们去哪儿？”陈勇问。肖警官瞪了他一眼，哼道：“不该问的别问，这是纪律。”

陈勇嘎巴嘎巴嘴，噤了声，闭了眼。就在稀里糊涂要睡着的当儿，一股热气钻进了耳朵，“你们都是坏蛋，想卖我的坏蛋。”

是小宝。原来，小宝会说话，不是哑巴。陈勇刚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宋警官，余光里却瞄见宋警官的嘴角，掠过了一丝阴恻恻令人胆突的冷笑。

莫非，他们是……假警察？陈勇的那颗心，“嗖”的一下子提溜到了嗓子眼里。

果不其然，颠颠簸簸又走了几十里山路，面包车驶进了一座圈着铁丝网的黑窑厂。还未停稳，两个壮汉已拽开车门，将小宝硬生生拖了出去。其中一个脸上横着道刀疤的家伙斜瞟着陈勇，问肖警官：“出去七八天，怎么就弄回一个货？”

货？他们说小宝是货。陈勇一听，恍然大悟：从头至尾，这都是个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宋警官和肖警官是假警察，冒牌货。车站偶遇，他们把他当成弱智，并欺骗、利用他打拐：吓跑假瘸子，将被拐卖的流浪儿童“解救”出来，再转手卖进黑窑厂。在黑窑厂，他们用暴力强迫智障者没白没黑地劳动，每天吃不饱，睡不好，稍有懈怠，轻则拳打脚踢，重则皮鞭加身。

这帮家伙，个个利欲熏心，丧心病狂，分明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陈勇正欲质问肖警官，刀疤脸已伸手掐住他的脖子，像拎小鸡般拎进了露天工棚，“这才算正宗货色，我收了，你俩去找老板领钱吧。”

糟糕，我也被他们给卖了。

(三)

工棚内，一群比小宝大不了的孩子正在埋头干活。被送到这儿的智障儿童，一个能卖到五六百块。而像陈勇这样的壮小伙，价钱则要翻倍。

“小家伙，去，跟他们干活去！”刀疤脸边派活儿边揉了揉小宝一个跟头。小宝虽个小，岁数也小，可倔劲儿不小，爬起来，瞪着

刀疤脸没去。刀疤脸发一声歹笑，挥起了皮鞭：“奶奶的，敢跟老子较劲？老子抽死你。”

“你他妈的是畜生啊？连孩子都打。”陈勇不干了，挺身护住小宝破口骂道。

刀疤脸真够狠的，手腕一抖，啪，皮鞭落上了陈勇的肩，“赵秃子，你不说他是傻子吗？我看脑瓜挺精挺灵光的。”

原来，冒牌肖警官叫赵秃子。赵秃子连连点头，赔笑回道，“他脑子真有毛病，连自己叫啥都不知道。”

“你才有毛病，我叫……”陈勇顿觉头疼欲裂，真的想不起自己姓谁名谁。那天遇到时，赵秃子像模像样地用手机给他拍了照，传给同事上网查询比对。同事回复，说他叫陈勇。陈勇也便信了。现在看，他那个同事根本不存在。还有给他用的那部手机，数字键1虽然标注的是110，实则设置的是赵秃子的手机号码。他们一直在暗中盯梢，在利用他。

“我不是傻子，小宝也不是，快放我们走。”陈勇拼力前扑，试图闯出去。哪料，身后又蹿出个壮汉，举起木棍狠叨叨砸下，“不是也没关系，一会儿就是了。”

陈勇躲闪不及，眼前一阵金星乱溅，咕咚，摔倒在地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陈勇醒了。恍惚之中，一只小手贴上了他的脸。

是小宝。昏暗的灯光下，小宝抱着他的头，蜷缩在墙角颤颤抖抖。

“小宝，别怕。”陈勇强忍着炸裂般的头痛说，“你要相信周凯哥哥，一定会带你逃出去的。”

话出口，陈勇禁不住也被自己吓了一跳。我怎会自称周凯？我想起来了，我不是陈勇，我姓周，叫周凯，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没错，陈勇是叫周凯，在大学攻读社会学。看到电视、网络上关于黑窑厂黑加工点非法使用智障童工赚钱敛财的报道，他就想卧底

其中做调查，搜集详实资料，写一篇像模像样、颇具含金量的毕业论文。前些日子，在一家隐藏在山坳里的黑加工点里，他的身份暴露，遭到追打，慌不择路中失足摔下山谷，造成暂时性失忆。阴错阳差，流浪到此，又被两个冒牌警察卖进了黑窑厂。

“我信，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好人。”小宝悄声说，“你看，这是啥？”

手机！让周凯大为惊喜的是，他的手机没丢。当他抱着小宝藏进棚户区躲避假瘸子时，是小宝掏走了手机，藏进了裤腰。

有了手机，就等于有救了。周凯开机按键。这次，他没有按数字1，而是直接输入了110三个数字。

长话短说，天色放亮，刀疤脸横着膀子踹开了门，“傻子，小杂种，该喂脑袋了。喂完脑袋马上干活。今儿个要再胡闹，老子扒了你们的皮。”

“干活行，可我们还没谈工钱呢。”周凯挡在小宝身前说。

“啥？要钱？哈哈，钱没有，它倒是要多少有多少。”壮汉扬起拳头，大步跨来。周凯也笑了，嘲讽说道：“从今天起，你的拳头是用来戴手铐的，再也打不了人。不信，你回头看。”

刀疤脸倒很听话，还真回转了头。恰恰此刻，几个真警察冲了进来。

当天，假瘸子团伙和黑窑厂先后被警方打掉，肖、宋两个假警察也落入了法网。

过了一周，小宝与父母高高兴兴踏上回乡列车后，周凯也回了学校，开始撰写论文。

风采

◎毛进

“飘逸”这个词，最能刺激中枢神经的想象。如果你在公路边，忽然看见一个长发飘飘的漂亮女公交司机，你会立即想到“飘逸”这个词，有可能还会来个“神采飘逸”的词组。说不定你看到的那女司机，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这位女司机。

啊，来了，来了，她驾驶着公共汽车来了。瞧，那是何等的一种风采啊。

“请大家依次上车刷卡投币，多谢合作。”她的声音极甜极柔极美。她有一张甜甜的瓜子脸，还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她不像有些司机，眼神有监视的成分，老盯紧一只只投币的手。她不，她眼睛闪烁着异彩，既要细心照看，又要关照着乘客的心里感受。偶尔也对视乘客一眼，但那眼神却注满了春光，向乘客传递着亲切的问候。她的温馨服务，赢得了乘客好评。

她善良美丽，温柔可爱，使不少年长乘客，抢着要给她介绍对象。

每每这时，她总是眯眯一笑：“谢谢老人家，我有男朋友了。”

是啊，她是有男朋友了，是个长得很帅的阳光小伙。碰撞出心灵火花是在有天早晨，他坐她车，见一年轻女乘客上车刷了卡坐定后，偏头一看司机：“是你呀老同学，我上班恐怕要迟到了，可不可以开快点。”她莞尔一笑：

“怎么可以想快就快呢，中速行驶是最安全。”“那你就在我厂门口刹一脚，不然，迟到是要被厂里罚款50元的。”“老同学，我帮不了你，我不敢违章乱停车呀。”她抱歉一笑。“那怎么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还是不是我的好同学呀。”“当然是啊，这样吧，我给你叫辆出租车。”趁红灯亮时，她从身上摸出10元钱递给旁停的出租车司机：“师

傅，麻烦你，等绿灯亮后，你把车开到公交站前，我车上有人要打车。谢谢！”出租车司机将身子往窗口这边倾斜，伸出手收了钱。

当时，坐她车的帅小伙目睹了这一切，心里一阵感慨。

后来，在一次市交通安全表彰会上，她以行车安全标兵出席，帅小伙以长途客车安检员标兵出席。领奖台上，他和她站在一起。台下，一双双友善的目光意味深长地冲他们笑，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对金童玉女。一个是城市公交女司机，一个是常坐她车的乘客，彼此认出了对方，从此，把见面微笑点头演绎成友好的问好。后来，两人开始了约会。

她不光对乘客好，人也满园春色。白皙的瓜子脸上，高鼻梁，弯叶眉，一双迷人的丹凤眼，梨花长发披肩、额前一溜蓬松刘海。她穿工作装一样好看，熨得伸展、看上去很干净。

“哟，这姑娘好贴心。”每听到有人夸奖，她也不忸怩作态，而是冲人家大方一笑。

我坐过她的车。

有一次，一女乘客上车没投币，她扬起脸，声音极柔美：“对不起阿姨，你忘记了投币。”

“后头有人投。”女乘客手指着车门外。

“后头有人投。”又一女乘客走上车，回头朝车门外呶了呶嘴。

“后头有人投。”

“后头有人投。”

随后，有一张熟悉的脸冲她笑，边笑边手指向车厢，示意是他带的熟人。

她一怔，绯红了脸，瞅着那人，但却不恼，用好柔好美的声音对他说“不好意思哩，请投币。”

他听了，收住脚，怔了片刻，把钱掏出。故意伸在她眼皮下数了数，悻悻然地按进钱

箱，“怎么，连邻居都不认识了？”末了，嘴还嘟哝道，“赶你车，你还喊我投钱？”

“你这是为难司机嘛。”一太婆瞟那人一眼，“你若主动投了币，何来难堪，别说你了，她家人、男朋友来坐车，照样刷了卡、投了钱的。公共汽车姓公，不姓私啊。”说得那人不好意思开腔了。

她听了很欣慰，眯眯一笑：“老人家，谢谢您的理解。”

她微笑待人，身上有一种“热度”，这种“热度”辐射出的能量，可以融化乘客如坚冰样的心，让人觉得暖意融融。

一次，路堵，她好不容易把车开进站。不料，上来一中年妇女找岔，说等车等得都快感冒了，训斥她、刁难她。一开始，她气得眼泪都快冒出来了，为对方的无理取闹生气。她强忍委屈，继而换位思考：阿姨今天可能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加上又久等了车，换着谁都会有气。这么一想，她释然了，微笑面对、耐心解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个俊如牡丹，惠质如兰的年轻女司机，把白刃钢化做了绕指柔，赢得了阿姨的感动，“你这姑娘，咋脾气这么好。”突然，这阿姨来了个180度转弯，赔笑道歉，“对不起，听说你服务态度好，是个有内涵的年轻人。我不信，才故意找岔，你的确如传说中那样好。”末了，微笑冲她点了点头。她第一次上男朋友家时，心忐忑，却发现男朋友的妈妈，就是上次在她车上“闹事”的那个阿姨。一切明白了，这个阿姨，在听了儿子眉飞色舞地讲述女朋友人品相貌好得跟花儿似的，就想，哪会有这么好的人呢。即使有，儿子的幸运指数就那么高，偏偏让他遇到了？所以就对她明查暗访，进行了一番考验。

又一次，一恐怖未遂事件者，事后，记下了她的车牌号，写匿名信到公交公司，信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天，我上了她的车，原本要与一车人同归于尽。后来，女司机把我的心软化了，当时，车上有位气管炎老太太不停地咳嗽，咳着

咳着，突然呼吸不畅翻白眼了，从喉咙里发出“咕啾咕啾”的声音，好像有痰堵住了。这时，有人动起了嘴皮子，说得用吸管把老人喉咙里的痰吸出来。可没有吸管呀，送医院恐怕来不及了。

这时，是这位年轻女司机，她把车靠边停好后，走到太婆女儿跟前，说：“再脏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先用其它办法试试看？”说完，伸出她细长手指在太婆喉咙里抠呀抠，太婆一下作呕反应，把卡在喉咙里那泡黏痰呕出来了。这事要不是我亲眼目睹，光听人说，谁信呢？而太婆的亲闺女在旁也嫌那痰脏，只晓得干哭。可人家女司机与太婆素不相识呀，却为了挽救太婆性命顾不得脏，真是好样的。

坐在车上，我是被她一路春风、一路微笑的热情服务触动了。她对车上乘客都能彬彬有礼，对家人肯定好，就像我当教师的女儿一样好。只是女儿为了救一个素昧平生、轻生溺水的女孩，体力不支沉到河底了，而岸上那些围观的却没一个人肯下河救我女儿。这成了我心里的痛，我病了，以为整个社会都病了。就在我要报复这个社会的时候，没想到一上公共汽车，就被这年轻女司机那特有的人性美触动了。就在那一瞬间，也许是人性的复苏吧，自己打消了要当人肉炸弹、炸毁公共汽车的念头。说实话，坐她的车真舒坦，有一种被温暖在春风里、宾至如归的感觉。就这样，车到了前站，我下了车。我坚信在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里，还会有许多像我女儿、女司机这样善良的好心人的，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接下来我要调整好心态，开始乐观的新生活。

想不到，她在不经意间，居然让一个魔鬼附体的人有了人性。

是的，她服务态度真好。她开车总是眼含春色，笑如春风，洋溢着一种风采。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在她热情服务中，还有这么一段惊险的小插曲。

这一年我也20岁了，想起青春飞驰的速度，想起姐姐和蓝天，想起自己那些苍白的青春往事，想起那些因为无知而故作叛逆姿态，我潸然泪下。

例如青春不需要被原谅

◎快乐鱼儿

我青春记忆里第一个出现的总是蓝天，迷迷糊糊的成了我青春的起源。不管起源是浊流还是清泉，这都已经成为了既定的现实。

那一年，我十七岁，姐姐二十岁。我留青汤挂面的学生头，脸颊是仿佛永远也消不去的婴儿肥，驼了背抱紧胳膊站在泳池边，正是尴尬的年纪，我简直为自己发育得汹涌澎湃的身体羞愧不已。姐姐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换衣服时，我看见她此起彼伏的呼吸令她的胸部像山峰般一上一下，黑色的文胸，边缘处有着花一样好看的蕾丝。

那天是姐姐和蓝天第一次的约会，在游泳池。

我在水池边，不小心把自己的脚崴伤了。没有人说过游泳池里不会淹死人，至少我这样认为。落水的那一刻，我只觉得耳边是一片咕噜咕噜水的声响。我被蓝天从水里捞起来的时候，已经痛得呛进了好几口水。蓝天把我扶上泳池的围栏，一边摁着我的脚轻轻地揉，一边说，“丫头啊，真像个让人心疼的孩子。”我

第一次离蓝天那么近，我感觉到蓝天结实而有力的手臂，蓝天心脏跳动的时候扑通扑通有着规律的节奏，让我异样的羞涩和潮红。

我就这样喜欢上了蓝天——我姐姐的男朋友。

姐姐那天很高兴，因为蓝天救了她的妹妹。姐姐从蓝天身旁的水里钻了出来昂冲蓝天笑，她蜜糖般的肌肤，丰润的粉色嘴唇，水珠顺着光洁的头发一颗颗往下滑落。七月的树荫渐渐浓密，阳光打在池水中是斑驳碧绿。我看见蓝天吻了我姐姐，那个吻印在她酡红的脸颊上。

二十岁的蓝天和姐姐真的很配，直到有一天，姐姐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她要 and 蓝天订婚。蓝天送姐姐一枚白金的戒指，姐姐把戒指取下来，用一根红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她说，明天的明天她要做蓝天的新娘。她时刻把那枚戒指带在身上，连洗澡也不取下来。

但是姐姐弄丢了那枚戒指，所以她注定找不到幸福。宁静的夜，微风徐徐，点点星

光，我带着小剪刀摸进姐姐的房间，剪掉了姐姐脖子上红色的绳子，偷走了那枚戒指。

后来姐姐因为弄丢了戒指和蓝天生气，还说了一些要分手的话。

可是后来姐姐后悔了，她写了一封信要我交给蓝天。我把一只手放在裤子里，手心里紧紧揣着那枚戒指，沁出很多汗。另一只手接过信，然后点点头说，姐姐我去送信。

我找到蓝天的时候他在哭，桌子上堆满了啤酒瓶。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就这样抱着了蓝天。蓝天叫我“丫头放开手！”我也爱蓝天，我没法证明，那年十七岁的我，不是幼稚的小女孩，我有姐姐具备的一切：身体、感情、灵魂。

我摸着蓝天的脸，摸到了蓝天的泪，在蓝天脸上、衣襟上。我想告诉蓝天，我喜欢他。蓝天拼命拍打我的脸和身体，我还是疯狂的疯狂的撕扯蓝天的衣服，天知道我有多大的力气。

空旷的房间里我展示着晶莹剔透的胴体，我就那样痴情地看着蓝天，觉得前世就爱过一般。

我们的身体快速地缠在了一起，慢慢地形成一股热腾腾的气流。借着酒意，蓝天紧紧地抱住我，扳开我的身体。到最后，我叫了，把手死劲地掐进蓝天的后背里。

蓝天搂着我十七岁的身体，摸着我有那么点儿肥的脸颊说，床单上了几点血迹，红红的煞是刺眼。“丫头，你不应该……”我坐在床角，穿过窗子，我看很远很远的已经黑下来的天。

然而有时幸福就是一念之间，上一秒是天堂，下一秒就是地狱。姐姐推开蓝天房间的门的时候，一瞬间，死亡般的冰冷，冰封了我们三个人。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我在浴室里找到了姐姐。她躺在雪白的浴盆里，睡得无声无息。姐姐她自杀了，割了腕，浴缸里涟漪的血液和水混合成好看的粉红色。血流了满地，汨汨的，

汨汨的。我默然地看着姐姐开始肆无忌惮的哭泣，那些液体滴落在我的心房，然后融化在炙热的血液里。生生的，生生的疼，就连呼吸也带着微痛。姐姐，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双手，已兜不住那粉红的液体，它们凄然无声地从我的指缝滴落。我把偷来的戒指戴到了姐姐的无名指上，我知道自己还是输了，输的一干二净再无翻本的希望。

除了我和你，没有人知道姐姐自杀的真正原因。父母很伤心，我依旧的缄默，用来保持姐姐死亡的秘密，维护我们仅有的一点自尊。

后来蓝天退了学，离开了这座城市。他说这座城市有着太多悲伤的气息。哪怕嗅到它的一点点地气息，你的心都会痛。

没有再见过蓝天，我终归要长大，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悄悄地长大。这一年我也20岁了，想起青春飞驰的速度，想起姐姐和蓝天，想起自己那些苍白的青春往事，想起那些因为无知而故作的叛逆姿态，我潸然泪下。

姐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可是，姐姐，假如青春不需要被原谅，那该多好。

凉水井的传说

◎邹永忠

说到凉水井，原本这里是一个湖。

从前，山脚下有一口清澈透底的湖。里面成群的鱼自由地游来游去，在朝阳晚霞里翻腾起欢快的波浪，层层荡漾开去。湖边四季花开花落，岁月交替，落叶复于青葱。

湖边不远处，有一户人家。儿子是一个落第秀才，因傲骨冷眼面世，难以逢源富家，更与仕途无缘，致使家境清寒。三间简陋的茅草屋，屋子里一个六旬开外的老妇人，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儿子在门外的简易篱笆墙边架起一口厚重的锅熬药，瘦弱的身材透过布满补丁的衣服似乎也能看见凸现的肋骨。他们以种菜和砍柴为生，偶尔有乡邻家里逢喜事，便会邀请秀才去书写对联或记账，对方也会给些银两作为报酬，以做家庭开支用度。

老妇人喝着苦涩的药汤，喃喃地说，好久没有吃到油腥了。秀才闻言，进屋跪拜在妇人面前，羞愧地说道：孩儿无能，不孝，让娘难以饱食，以致体衰多病。说罢掩面而泣，感慨自己空有才华而无用处。娘俩心里甚是怅然感伤。

秀才茫然地来到湖边，看着鳞鳞波光的湖面，额头前的一缕头发在初夏的风中轻拂。忽然一条身长尺余通身鲜红的鲤鱼跃入岸边的草丛里，拍打着，想返回水里。秀才见状，疾步上去将这条匀称而漂亮的鲤鱼捉在手里，心想，母亲可以美美地吃顿鱼肉喝点鲜汤了。鲤鱼并未过多挣扎，只是用一双溜圆黑色的眼睛定定地望着秀才，张合着嘴呼吸。秀才暗思，这鱼在水里想必也有亲眷，如果饱了口福，鲤鱼亲眷定然伤怀。便轻轻地放入了湖里，鱼欢快地游走了。

秀才决定还是去邻村的姨父家借点米油回

家度些日子。来到姨父家，油米没有借到，反遭了顿数落，还劝慰秀才改改孤傲的性格，学会应变圆滑处世。秀才如坐针毡，便起身告辞而退。秀才也知道姨父是为了自己好，可是秀才见不得装大的富绅和抬眼望天看的官僚，也不齿于拍马遛须套近乎。秀才懊恼地往回走，将姨父的劝慰和责骂抛在脑后。瘦弱单薄的身体转过山坳，抬眼就能看到自己的茅草屋，在山里孤独而清静。

秀才看到自家茅屋冒起阵阵炊烟，暗思道，母亲才服药一会儿就能下地走动做饭了？再说家中油米尚缺，母亲生火做什么呢？不禁加快步伐往家而去。近得屋旁，随风飘来阵阵诱人的肉香气，还闻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和母亲说话。秀才迈进屋内，见母亲坐在凳子上，吃着红烧肉，一个身材高挑，貌美如画的年轻女子穿着围裙在替母亲折叠衣服。秀才出神地望着女子，忘了自己。女子见秀才如此望着自己，脸面绯红。女子说，她叫李红，家乡遭遇干旱已久，又突遇大雨，山洪冲垮了自家房屋。自己与父母亲只得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父母在长途跋涉途中劳疾身亡，安葬双亲后，孤身一人。来到秀才家口渴讨水喝，见老妇人脸色菜黄卧床不起，知道是长期饥饿，营养极度缺失，便去不远的镇上买了些米肉返回做起午饭来。若不嫌弃可收留，就一起过日子。秀才和老妇人自然欣喜不已，秀才抚摸着被自己掐得生痛的手，恍然如梦。

这女子倒颇有计划，将剩余的细软银两买了些粮食种子与秀才一起在山坡上翻土播种起来，湖里也栽了些荷花莲藕，等到成熟的时候可食可卖。自己编织了个渔网，用木材捆绑成筏，时常在湖里网鱼去集市上卖。过些时日购

买了鸡鸭苗回来散放在茅屋旁。湖边每天都出现着他们幸福的身影。湖里的荷花莲藕成片，丰润了日子也肥美了鱼。

转眼过了三年，茅屋翻盖一新，并扩修了两间厢房和搭建了一间鸡舍。在鸡啼鸭叫中捡蛋入篮，秀才的胖儿子都能蹒跚学步了，老妇人甚是疼爱有加。终日带着胖小子在湖边游玩，洋溢着满脸的幸福。

又快到莲藕收获的季节了。这天早上，秀才夫妇俩出门来得湖边，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诧不已。只见荷花东倒西歪的，有些莲藕被连根拔起，残缺身体的死鱼成片地漂浮在湖面上。好多龙虾用钳子夹鲜嫩的荷叶，水草倒伏着，似乎有大型动物翻滚的痕迹。

李红脸色变得异常严峻，俊俏的脸上写满了忧郁的感伤。她告诉秀才，自己就是三年前被他放回水里的那条鲤鱼。这搞破坏的是湖底的那条黑蛇，它仗着自己体型庞大和凶狠，带着它的虾兵虾将想霸占这湖。李红要秀才答应自己，将孩子好生抚养成人，自己要去和黑蛇做个决战，常人是帮不上忙的。秀才还想再说什么，李红将他一推，一股绵柔的风将他刮到屋门口。瞬间，天阴沉下来，低云旋转，湖面上方飞沙走石，一团黑色烟雾和红色烟雾辗转腾挪，雾影中能听见兵器碰撞和呐喊声。湖水也波浪翻过，惊起巨大浪花，虾涌鱼跃。秀才匍匐在地，睁不开眼，只能心里不住地祈祷李红能战胜那恶蛇。

恶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清晨时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秀才急切地来到湖边，只见鱼虾布满湖边，浑浊的湖水里一片狼藉。一条三丈有余的恐怖而丑陋的黑蛇尸体陈卧在岸上。他哭着焦急地呼喊李红的名字。水草边，一条红色艳丽的鲤鱼，微弱地应了声。秀才扑腾着来到跟前，双手轻抚着鲤鱼，双目垂泪哽咽。鲤鱼断续着说：我走后，把我埋在湖边东南角。今年大旱，到处缺水，这里的水能解救乡亲们，切记。说罢，圆睁双目而去。秀才和随后赶来的老娘放声恸哭，泪雨滂沱。

这年果然大旱，其他乡村田里早已干枯裂缝，颗粒难收。湖面日渐缩小，众乡亲集聚在这里取水解渴度日。湖面继续枯萎，某天，湖面东南角的地方，传来沉闷的一声响，回荡有声，似龙吟，随即一股冰凉的清泉喷涌而出。众人取石围泉做成井，那清冽甘甜的泉水漫至井口并不溢出，终日取水也不见下降。往日的湖已经不在了，只有这个流淌着清泉的水井。

秀才出钱在井上方搭建了一个凉亭，让变成水井的妻子有躲避烈日的阴凉，并取得亲自书写行草“凉水井”三个大字于凉亭楣上。每日悉心教导儿子读书识字，空暇之余便与母亲和儿子在凉亭里或吟诗泼墨，或沉思远眺。

时光远去，凉亭已淡然无存，而这口水井至今还在。不论春夏秋冬，都保持着盈盈的一汪清泉，诉说着那个曾经凄美的传说。

【编者注】此凉水井，位于荣县乐德镇筲箕村三组（原称二大队三生产队）。

吕三美术作品选



吕三，本名吕斌，别署坡子吕三，四川自贡大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为职业书画篆刻家。

喜读书，自习书、画、篆刻三十余年，书法兼修真、草、篆、隶。国画以山水、花鸟为主，兼习人物。坚持立足传统，表现时代的美好。主张用朴实生动的笔墨，掇采平凡生活中的真趣，让作品接地气。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各种展览，曾应邀在成都、十堰、杭州、绍兴举办个人作品展。艺术品评文章、散文有百余篇刊于全国数十家专业报刊。五十多家专业报刊曾专题刊介其书画篆刻艺术。作品被大量收藏于各地。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文画集《吕三·加减》，另有文画集《朋友圈》及个人画集五种。





翻越命运的珠穆朗玛

◎魏家强



时光如春雷滚过，二十多年的光阴只在岁月的长河中打个滚，就转眼即逝了。而婚姻则需要历经生活的雕琢和折磨，方能在人生的历史天空熠熠生辉的。

我与夫的婚姻并不是学生时代的浪漫恋爱，也不是公交车偶遇相逢，更不是公司同事间的相互倾慕，而是经过古老而淳朴山村的媒妁之言而携手的。一路走来，我们的婚姻经历过无数次的苦难和辛酸，也有过相敬如宾的幸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像两株枝叶相互交叉牵绊的大树，互相纠连，不离不弃地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我本是个文学“祭坛”上的殉道者，怀着十五岁少女的浪漫情怀，我总梦想着写点东西出来，然后发表。于是便开始模仿写诗歌，一首一首。于是，一个少女应该有的所有浪漫、梦想和青春，全都被我编进一页一页的纸稿

里。可是，文学路上艰难跋涉的我终于一朝梦醒，才发觉自己根本无路可走了。此时，老姐的一封说媒信，就把我这个连灵魂都破灭了的人，送进了婚姻的殿堂。于是，生命中除父亲外的又一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也许，就从新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准备好与我共度一生的。新婚之夜，他毫无保留地向我袒露了一切：他有过多次恋爱史，就在我们的婚期头一天，他才和他的前女友抱头相对哭泣，无奈分手。而我，根本还没适应过来，他实在太高估了我的承受力，何况我觉得自己从未恋爱过，圣洁得像一张透明的白纸，他却拥有过那么多的“曾经”。于是，我心里不平衡了起来，几年的光阴就这么在那磕磕绊绊的吵闹中一晃而过。

人们常说，婚姻是一坛纯净的老酒，时间越长越是香醇有味。我对夫的彻底改变，也就

是那一场灾难的降临过后。

1998年那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我的一只眼睛突发性失明，年轻的我们害怕双目失明导致整个家庭陷入无可逆转的绝境，所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眼睛。于是，我和夫就在那个深夜，开始了四处借贷的旅程。

那一夜，头上倾盆大雨，地下满是泥泞。为了争取抢救我那只美丽眼睛的时间，我们在风雨中摸索着前进。山间路烂，十几里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我们相互搀扶着。那只病眼给我带来的疼痛和昏晕，也在我们与恶风暴雨的对抗中，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的精力集中下，似乎也暂时减轻了一些。雨水顺着那被风吹坏了的雨伞把钻进袖管里，湿透了整个上半身，脚下则被溅起的污水打得透湿。由于病眼的疼痛与昏晕，本身就不会走夜路的我，在黑暗与闪电的交替中，不时踩空田埂土坎，在刚下雨的硬头路上不时摔倒。夫不顾自身滑下水田和摔下土坡高坎的危险，死死攥住我不让我倒下去。那把早已经被大风吹破的雨伞还一个劲地往我这边移，以图挡住那瓢泼大雨，而他早已经成了一个落汤鸡，浑身找不到一片干衣服、一根干毛发。就这样，直到天明，我们才踩着泥泞一步一步，空着借钱无果的双手，悲哀地回到了家里。可眼病还在继续加重，我的心情也像那下雨的天空，一阵紧似一阵的阴沉了下来。

是啊，我还年轻，二十多岁的年纪啊，就这么让一只眼睛失去吗？我的心是那么的不甘。想想在人前那个丑陋的样子，心中不由得恐惧和抽搐了起来。然而，面对那一张张冷漠的嘴脸，我的自尊心就膨胀壮大了起来。做任何事都把自尊放在第一的我，平静而违心地对夫说：“算了吧，既然借不到还医什么？不是还有一个眼睛吗？”可他坚持说：“再去试试，你不要管。”

接下来的日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他四处借钱。借贷无果，夫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哭泣，苍天啊，什么叫亲情啊？难道这就叫亲情吗？他擦干眼泪，在我面前装作

轻松无事的样子。暗中，却为我那只眼睛四处借贷奔波着。而那时的我们，刚成立新家不久，人缘也不是很好，娘家的兄弟姐妹也和我们的境况差不多，只足温饱并无过多余钱向外借贷。总之，我们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一天，不知夫从哪里借来3000元钱，后来才知道是一位认识才一个月的魏姓朋友把置办年货的3000元借给了我们。我们有些激动而又兴奋地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内江市眼科医院。到医院一做头部CT放射检查，医生告诉夫说可能是脑瘤所致，治愈机会微乎其微。他几乎是跌坐在地，狂奔出检查等候区的大门，汹涌的泪水不住往下流。也许，有人会说，你怎么会有个这么爱哭的丈夫，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爱人肯为你一次又一次掉泪，那么，他还不够可爱、可敬、可亲吗？

不管夫怎样哭泣，但路还是要走下去。那时的我，由于拖延了最佳治疗时间，眼病未能及时控制，所以病情变得复杂恶化，因此我几乎成了个站立不稳的路倒，随时都躺在医院的过道边，头痛和头昏致使我不能站立，已经达到了半瘫的地步。经历过2008年5·12地震的人都能体会那种感觉，就算你平躺在地面上，你都会感觉像躺在一条疯狂颠簸的船上，呕吐、头昏、头痛，那个难受劲，简直比别人拿刀一刀一刀割你的肉还难捱。但是，不管你感受如何，医院的程序没走完，结果没出来，哪怕要死，你也得等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中终于等来了结果，万幸不是脑瘤，医生说还要进一步检查。看到我的状况，夫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他又开始借贷。然后我们辗转于泸州、自贡、内江、成都和我们当地的小医院之间，几经转院也未知病因。最终，在医院无法保守治疗的情况下，无奈的我们，接受了医生切除玻璃体的建议。于是，我们就在成都华西医院住了下来。那一年，在人们祝福新年的鞭炮声中，我们在医院里度过了这一生最难忘的年

关。

回想起夫背着我从华西医院急诊底楼一梯又一梯、一层又一层地向十九楼艰难攀爬的情景，真是血泪双流啊。那时，我们农村出去的乡巴佬，还不会使用电梯，又不好意思请教他人，怕人笑话。于是，便采用那原始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着。我一次又一次的要求他把我放下来，然而，他还是坚持着。个子矮小的他，几次差点滑倒，又几次稳稳地驮住了我。在举目无亲、毫无援助的情况下，我们攀爬着人生的珠穆朗玛，向着我们曲折的人生进发。

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我却失去了一只会看人间万象的眼睛，债台也从此高筑了起来。

这种光明的失去，这种精神和经济的压力和窘迫，曾使我一度倒了下去。想着女儿的面黄肌瘦，想着女儿天天趴在阳台张望急救车离去的神情，想着女儿那一对幼小、懂事、孤独和乖巧又渴望父母回归的期待的大眼睛，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从此，幼小的女儿就要跟随她的父母，在贫困和艰辛中度过，后悔和绝望无时无刻不撕扯着我的灵魂。后悔不该看眼睛，绝望这张面孔从此就要丑陋地呈现人前。我痛苦、悲哀、无奈，我像溺水将死的幽灵，我的灵魂游弋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着、犹豫着。我算什么？我就是个家庭累赘。我一次又一次责骂自己，怎么还看眼睛，失去也就失去了。反正都要失明，让它自然生灭还不会花去一大笔钱。就这样，在混沌中我只吃不做，悲叹命运的不公，孤独地在家中闭门关了12年，没了哭，没了笑，我走进了自己的心灵监狱，那沉重的枷锁铐了我12年。这一跤，我摔得一点也不轻松。

然而，夫却默默无语，照样做着他的事，洗衣做饭，毫无怨言。多少个有风有雨的日日夜夜，他陪在我身边，而我，就在他的默默无语中，在我儿子出生后，又慢慢地站了起来。追求一生的幸福，原来就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

平凡而黯淡的日子里，触手可及。在这之后的漫漫几年，突然感知幸福包围的我，无论什么样的打击，什么样的困苦，都没打倒过我，我坚韧地划行在尘世人海的喧嚣里，与夫相拥幸福，共同走过每一个即将失去的今天和即将来临的明天。

为那个在我人生路上，风雨之中，帮助借钱给我们的魏姓朋友；为爱我、珍惜我的丈夫；为那仙逝而去的善良的婆婆；为那三个懂事乖巧听话的儿女。我写下这一篇文章，以纪念我的新生，纪念背着我走过风雨路的丈夫的身影……

寻“仙”老君山

◎陈永春

“一夜杏花雨，满城流水香。”三月刚一亮相，春天就仿佛进入了赶集时节：桃花、李花、海棠花、油菜花……浓妆淡抹，争奇斗艳。“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和煦的春风吹拂下，到处是寻春的眼睛，明媚的阳光沐浴中，到处是踏青的脚步。

周末，晴方好。我们同学朋友五人一行跟随春天选择了远方。从自贡出发，经威远县，过镇西镇，再到中岩洞，驱车近2小时，来到了老君山脚。顾名思义，老君山的来历是相传太上老君曾在此炼丹。史记西周时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又名荣德山。难怪古荣州和荣县都有一个“荣”字，原来是因此而得名。

推开车门，站在空旷的山谷中，空气清新，舒适度极高。山中植被茂密，两边山石耸立，颇有几分险峻。同行的阳哥介绍：老君山海拔约800米，是自贡市荣县与内江市威远县的界山，左边更为雄伟的为大老君山，属于荣县墨林；与之相对的为小老君山，属于威远镇西。我们要去的是大老君山。

沿着山路蜿蜒步行而上，随着视野的延展，满山苍翠中，点点白色红色紫色的花微微渲染，层层春色在徐徐春风中慢慢铺开。

约莫半小时的脚程，10点半左右，来到大老君山下。阳光明媚，极目远望，隔着一条幽深的山谷，对面的小老君山层层叠叠、清晰可见。回头仰望大老君山，突兀地霸气地伫立在一山中山之上，颇有华山之险，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油然而生。

沿着狭窄陡峭的曲折小道，我们开始从山脚向山顶攀登。到半山石崖，见清人赵熙题字，笔力雄浑，可惜风化得有些厉害，我们努

力解读也无济于事，只得借助手机搜索得知内容为：“一念前生堕世间，飘然人外御风还。秋来化鹤三千岁，独立荣州第一山。”号称“晚清第一词人”的赵学士对故乡仙山的赞叹可谓绝妙。旁边百步石梯，很是陡峭，上去之后一平台，旁边山崖又见一诗：“身在仙山缥缈间，眼前山脚即尘寰。山山山色围天外，山外千山复万山。”诗意同样盎然。此通石刻的时间也许没那么久远，保存相对更为完整。再往上，道路更为狭窄，坡度更为陡峭，变成了真正的“单行道”，石梯仅仅二尺余长，半只脚宽，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从一石洞穿出就是“丹岩”，传说为老君炼丹之地。左边一石龛，太上老君手持法器，端坐正中，眉宇之间，仙风道骨。

至山顶，有一老君庙，正殿为“三清圣殿”，山上常住有道长、道姑两位，居士一位，平均年龄八十左右，由于长期吃山中之素，修身养性，清心寡欲，个个面色红润，身手矫健。据道长介绍老君庙始建于唐代，毁于文革时期，1985年重建，目前已经破旧不堪了，好在，有消息说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民间的支持，老君庙的重建已经提上了日程。

站在老君山顶，看山花烂漫，望浮花朵朵。我想：辽阔的惬意中，自由的心灵里，一定住着神仙。



蓉城秋雨说

◎巴雨

寒露一过，蓉城突地阴凉下来。昨天还是二十八九度，一夜醒来，就只有十几度了。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秋雨霏霏，凉风习习。人说，一阵秋雨一阵寒，可蓉城的秋雨却有些不一样，是面寒心不寒，寒中带温暖。

蓉城的秋雨，淅淅沥沥，那种细微，那种寂静，令人回味和眷顾。它是那样来得悄然无声，飘然而至。看似羞羞答答，却是无所顾忌。当秋雨靡靡渐渐来临，盈盈地轻抚银杏树、滋润芙蓉花，依着房前屋后的檐边，滴滴点点在青石板上，汇集成流，蜿蜒流淌进府南河里。锦江两岸，放眼望去，已是桂花香冷，梧桐碧残，芙蓉水照，菊花盛宴。秋季，往往

是与硕果满枝、层林尽染、落叶缤纷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蓉城，那是别样景致，怎么也离不开那纷纷霏霏、绵绵无尽的秋雨。蓉城秋雨，把蓉城笼罩在若隐若现、缥缈祥和的人间仙境里。

秋风起而落叶飞，秋雨落而天低沉。宽窄巷里，街面静寂，行人稀语，可却花伞楚楚，锦里茶楼，川剧锣鼓，盖碗茶香，竹板不与清音争戏。川西坝上，池塘湖畔，灰蒙蒙远眺，雾中白屋，风轻轻，竹林婆婆，万景万物，好像都柔和在那绵绵的秋雨里。

蓉城的秋雨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细如云雾、依稀不清、漫天飘然而至，轻盈如雪

花，一波接一浪，自是舒适欢畅。另一种是细如发丝，密密层层挂下来，不闻下雨声，却闻树梢屋檐滴雨声。

李商隐用山城秋雨寄情相思，痴情的是秋季磅礴大雨。而我却对蓉城的秋雨情有独钟。秋令时节，天气由炎热烦闷转向凉爽舒适，秋雨给人带来的感受是神清气爽与清新快活。在度过潮湿炎热的夏季之后，大多养成了慵懒闲散的情性，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情。随着秋雨的降临，凉悠悠洒在脸上，犹如大地久旱之后忽遇天降甘露，精神为之一振，顿感清爽宜人，身子也轻松灵活起来。此时气温通常温和而缓慢下降，从容不迫，显现出成熟的韵律与优雅的风度。

蓉城的秋雨，着实讨人喜欢。顽皮的孩童喜欢在秋雨中晃悠悠地奔跑追逐，滑“冰”逗乐。一不留神失脚跌倒后，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任咯咯地傻笑。步履艰难的老人雨中蹒跚而行，即便看上去如履薄冰，内心亦深知这雨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岁月的沉淀早已习以为常了，大可泰然处之。出门办事的人，遇上秋雨，尽管潇洒地快步疾行，不必担心淋湿了身。柔情浓意的诗人们，天生就懂得惜爱秋雨的诗意——秋雨，不知又会滋生出多少美丽的诗句来。

当秋雨来临，你可以静坐家中，观赏窗外细雨静静洗涤树木的细枝末节，聆听秋雨滴落深深的街巷院落，焚一炉檀香，沏一碗绿茶，捧一本喜爱的旧书，细细领略“门前风景雨来佳”的情趣。那是读书人的惬意，闲雅脱俗，自是一番怡然自得。再就是邀一知交抵足闲侃，或是滔滔不绝狂侃国家大事小情，激情奋声国际时事。或是在凝听窗外清脆回荡的滴雨声中，细诉各自的心声衷肠。

蓉城的秋雨，最撩人心扉、令人赏心悦目的莫过于成都妹子。那如丝如雾的秋雨，宛若天然丝滑润肤露与生态保湿剂，滋养了成都妹子白皙滑润、细嫩而富有弹性的肌肤，出落成水淋漓答、含苞欲滴般娇艳动人的风姿，也浸

润出水秀灵动的性格。无论你来与不来成都，成都妹子总是那般惹人心动，由不得你不浮想联翩。在成都妹子眼里，伞不单是用来遮雨的，徒步雨中要的是别情逸致，一打伞便打出个万千姿态，风姿绰约，定格出成都的情影来。所以，才有了前面所说的“花伞楚楚”，其中的美妙，那是谁都能想得到的。

秋雨是蓉城不可或缺的景致。蓉城的秋雨，滋润了一方水土，养育了天府国人。充沛的雨量，连同适宜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自古以来就誉为天府之国，富庶一方。滋生出成都人乐天知足的态度、温文尔雅的风度、豁达包容的胸襟，以及诙谐幽默的性格。

我期盼蓉城秋雨，我喜欢蓉城秋雨，我希望在秋雨中享受博爱和自由。



琉森

◎王诗品

驰车在山谷里奔跑了2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瑞士的楚格。站在城中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脉楚格峰的千年积雪。

楚格是瑞士楚格州的首府及最大的城市，位于瑞士中北部的楚格湖的东北岸、苏黎世到米兰的铁路线上。人口2.1万。面积21.7平方公里。楚格仅有一条商业街，最著名的特产是一种樱桃酒蛋糕。楚格不仅是瑞士最富有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在楚格街上，我看到汽车专卖店里，陈列着标价630万美元一辆的法拉利，尽管这样，楚格给我的印象还是小城市。

我们的目的地，是路过楚格去到琉森，于是马不停蹄，又疾驶百余公里，当日下午便来到了琉森，说楚格小，琉森更小，不过：琉森这个美丽的小城，因有伟岸的皮拉图斯山比邻，柔情蜜意的琉森湖水相伴，却让我印象很好，真的是：“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琉森被称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在此居住和写作，比如马克·吐温。琉森的景点众多，有琉森湖，卡佩尔木桥，八角水塔、铁力士山、皮拉图斯山、瑞吉山、狮子纪念碑、豪夫大教堂，天鹅广场等。

可以说赴欧几天来，琉森是我印象中最美的小镇，她依山傍水，小巧玲珑，秀色可餐。由于行程密集的缘故，只选择游览了卡佩尔廊桥。

卡佩尔廊桥，又叫教堂桥，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1333年，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桥的横眉上绘有120幅宗教历史油画，沿途还可欣赏描述当年黑死病流行景象的画作。

卡佩尔廊桥横跨罗伊斯河，长达200公尺，有两个转折点，桥身近中央的地方有一个八角型的水塔。建造于公元1300年前后，最初是城墙的一部分。卡佩尔桥在1993年8月17日被一场大火所毁，只剩下水塔未被破坏，现在已经重新修补完整，但新旧痕迹仍可清晰辨认，但梁上的图却不及当年那么引人入胜。每到初夏，木桥外侧就种满了天竺葵，跨上廊桥，如同穿梭在花的长廊。

来到廊桥，已是黄昏时分，穿行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抬头仰望一幅幅褪色的古典油画，一股浪漫的中世纪情怀油然而生。

两座犹如双子塔一样高高并列的教堂建筑吸引我的目光，那是豪夫教堂，奔它而去，我随波逐流来到了琉森的中心街道。

繁华热闹的大街上，满是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游客，在街面尽头一角落，三男一女四个年轻人正在合奏着乐器，一支小提琴，一支中提琴，一支手风琴，还有一支硕大的三角形的低音乐器。袖珍乐队，却奏出了十分动听的旋律。虽然他们的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琴盒，似乎是让过路人们扔钱用，但从他们愉悦陶醉的神情看得出，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到人们的施舍。

美妙的乐音随风飘到比邻的琉森湖畔。那湖中高达10来米的喷泉，仿佛合着乐音，欢快地跳跃着，湛蓝的湖水顿时激起阵阵涟漪。

琉森湖面有100多平方公里，最长处39公里，最宽处有3公里，湖面海拔434米，最深处达214米。离湖岸边不远处，是好些海拔高达1000多米的峭壁和山峰，湖山相得益彰，风景独特。

在琉森，你可以轻易地判断出谁是当地

人，谁是外地游人。大街上擦肩接踵，忙着购物，东张西望，不停拍照的一定是游人；琉森湖畔随处可见的长椅上，大树下，甚至太阳光下，手不释卷的，一定是当地人。他们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和谐与幸福。瑞士人在休闲时，很少有玩弄手机的，他们都喜欢读书。

在琉森湖畔，我感觉是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上帝。晚上住的是湖景房，旅游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享受这么好条件的客房。推窗，阳台外是扑鼻香的鲜花，望远，是蓝蓝的琉森湖水；举头，是蔚蓝的苍穹星空，远眺，是伟岸的皮拉图斯山峰。

皮拉图斯山是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座山峰，主峰海拔2128米。当地人对皮拉图斯山极为钟爱，在楚格有皮拉图斯大街、皮拉图斯电台、皮拉图斯直升机公司。

洗刷完毕，已经深夜，端坐临湖阳台，享受异域湖面宁静的美妙，头脑中搜寻着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仲夏之夜的梦》的神韵，有些醉醺醺欲入睡。

蓦然抬头远望，一轮新月悬挂在湖对面的山丫。月儿仿佛像是伫立在山丫一样。这是由于瑞士的纬度较高，相当于我国东北吉林一带，所以，新月，总是抹着地平线露脸。深蓝色的天空上，一团还未退去的淡淡的彩云，不舍地依偎着月芽儿。湖面，万籁俱静；远山，黝黑沉寂，伟岸的皮拉图斯山，像情人一般紧紧地搂着柔媚的琉森湖……好美的景致哟！此时我原本已经疲惫的神经突然被眼前的美景撩动，手指不由拧开随身听，让那首我最酷爱的、由旅美小提琴家陈蓉晖女士演奏的《真的好想你》淌进心田。出国才几日，时光若数年。远在地球东方万里之外的祖国！亲人、朋友，你们可好？

乐音轻柔，乐曲开头那组从小提琴G弦奏出的浑厚深情的乐音，醍醐灌顶，心灵震颤：“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追月的彩云哟，也知道我的心，默默地为我送温馨……你的笑容，就像一首歌，滋润着我的爱，你的

声音，就像一条河，滋润着我的情……但愿我留在你的心”。

平心而论，我赞成音乐评论家们对陈蓉晖这首乐曲的解读：“这不仅仅是是一首爱情乐曲，只要你了解到，陈蓉晖，这位旅居美国的华人音乐家，身处异乡，在强烈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那份艰辛的打拼搏击……陈蓉晖的《真的好想你》，倾诉的是一个海外华夏儿女对祖国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深深的依恋。”是啊，今天，我也身处异域，眼前尽管有美丽的风景，也有让我惊喜的风物，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华夏的子孙，盐都儿女，“无论我走了多远，想起祖国顿觉亲近，无论我离别多久，唯有祖国牵动我心”。陈蓉晖的《真的好想你》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

抒情感喟之后，还是想到了明天的日出拍摄。

计算了皮拉图斯山方位在正西方向，预计次日的日出，这伟岸的奇峰当会精彩表现一番的。

与在第戎那天早上一样，清晨5时我就攀登上了酒店背后的山坡，虽然不高，但由于海拔的原因，还是有些喘息。与我预计的完全一样。当湖水山峦还呈浓浓的墨色时，身后东方天空开始掠出月白、一会儿演变成水蓝、顷刻就成了姹紫嫣红。那嫣红的色泽在头顶的苍穹上渐渐舒展，由东向南、西、北弥漫出一片浅浅的玫瑰红。只一眨眼的功夫，那红色的光束就“唰”地一下定格在正西方向皮拉图斯山的山巅，将山巅点亮。那巍峨的山峰，就像是块一头扎进熔炉的三角铁，从三角尖端开始，逐渐被喷薄而出的红色朝阳煅烧，由山顶，渐至山腰。由于山顶还积着雪，便闪烁着星点耀眼的红色星光。只一会功夫，山巅已是绯红一片。在山峦脸庞羞赧的同时，湖面、湖畔逐渐苏醒了过来，好几只挂着白帆的渔舟无声无息地荡漾在湖心，一艘早班的客船，悄无声息地在琉森湖面轻轻镌刻出她生命的轨迹。

这晨曦中的一切，是那么的安详惬意，又那么的眼熟亲切。这异域清晨独特的温馨和恬

温暖一幕永给力

◎ 李晓

爱是不会老的，她留着的是永恒的火焰与不灭的光辉，世界的存在，就以它为养料。

那是一个早春的午后，冬日的余寒还未褪去，黄绿黄绿的嫩芽已悄然爬上枝头。阳光是温润而带着几分凉意的，轻柔地给大地铺上金黄的纱。这便是万物复苏、醉心融骨的美丽春天的乍始之景，相较于盛春，更是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刚从新年破土而出，便小心翼翼地赤足走来，走过的地方尽是淡淡的兰花香气。

从贡市图书馆出来，我在妙观寺公交车站等车。盼望着，盼望着，视野的尽头，摇摇晃晃地从前方驶来一辆17路。像一只吃得太饱的灰鼯鼠，沉甸甸，鼓囊囊，塞满了人儿。同时，我的视野里又出现了两个人——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老奶奶坐在轮椅上，老爷爷推着她缓缓向那辆公交车走。他们要去坐车？他们上得去么？我不禁有些担忧。

后门打开，零星地下了几个人。车厢里头熙熙攘攘，黑压压的一堆人头攒动，那对老夫

妇已经站在后门前了，眼巴巴地望着车内。又是一阵嘈杂，大概是有人说了什么，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跳下来，扶住老奶奶的轮椅，小心翼翼地往车上抬。我远远地望着，感受到其中的庄重。老爷爷在背后尽力扶着椅背，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坚实的臂膀揽着扶手向上抬，好像怀里的不是轮椅，而是九阳护国鼎，老君青铜炉，生怕摔了一分一毫。整个车厢鸦雀无声，鼯鼠静静在那里为一对老夫妇停留。一瞬间，有些冷冽的风都忽然温柔起来，含了几分暖意。

目送着“鼯鼠”颠簸着离开，一股暖流忽然充溢了我的全身，这略显苍凉的春天也亮堂了几分。

爱是如此长久，延续不断的。之后的岁月，每当我身受羁绊、止步不前时，总想起那两位老人慈祥的笑脸，以及主动抬轮椅的小伙子，这暖流又涌上全身，使我又重回到那早春暖而清新的情景，倍增向前的动力。

静，让我脑洞大开，眼前突然掠过祖国泸沽湖的影子，它们是那么的相像，一样的蔚蓝、平静、深邃。湖畔那海拔2100多米的皮拉图斯山，犹如泸沽湖畔海拔2000多米的狮子山；湖面那飘逸的点点白帆，恰似泸沽湖摩梭人家早航的渔舟；那轻盈飘来载客远去的客船，不正是我在泸沽湖畔期待已久的，从四川盐源县左所镇去到云南宁蒗县落水镇的客船吗！那岸边

青草坪上坐落的瑞士人布满鲜花的阁楼，不正是泸沽湖畔那格桑花装点的藏家楼宅吗？这一切美感十足的元素，清新、可人、赏心悦目……一种时空穿越的美溢满我的胸襟。

美轮美奂的景致，让我相机不停定格，成就了赴欧以来最为得意的摄影作品——《日出中的皮拉图斯山》。这时，时针指向六点，同行的人们，还未醒来。



中秋话自贡

◎晓舞

自贡的中秋是季节变化的分水岭，一场秋雨下来，一定酝酿出一片怜悯的氛围。这氛围，充满了对夏季的回忆，也布满了对冬日的忧愁。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气候，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更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愫。

忘不了上世纪一九九四年的中秋前后，当年的三轮车司机把我拉到了据说是自贡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十字口，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天涯电影院是何等的“打拥堂”，难忘十字口大桥对面的2路公交车棚顶上的大气包在通过富台山隧道时与隧道顶端摩擦所发出的嚓嚓声响，依然记得当年还在精益求精装修中的沙湾饭店是自贡最恢弘的建筑，十字口当时“烂眉烂眼”的老建筑群艰难地支撑着沉甸甸的小青瓦、以“新马太”的江湖大号摇曳在釜溪河畔……无论如何，这“英雄口”也好、“十字口”也罢，在自贡人的心中，这里注定就是千年盐都的“南京路”“王府井”。

一晃，来到自贡这座美丽的小城已经二十四个春秋，理论上就要过第二十四个中秋节了。从一开始每年的中秋之夜一头扎入卧榻沉睡，到如今的坦然面对，作为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思念家乡的情绪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细细想来，已经没有了老人的我，思乡的感念也就慢慢“收拾”进了行囊，夜深人静实在想家的时候，自慰式地来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作为搪塞的理由。

这辈子走了很多很多大小不一的城市，唯一让我能够久留的还是自贡这座小城。她的休闲、她的美食、她的包容让我人生最旺盛的岁月得到了滋养，生命犹如充满了电的手机，始终处于“满格”状态。

在我心里——

自贡是美丽的。休闲的城市氛围，让每一位来过这里的人都不想离开城市。满街的茶坊，优美的环境，便宜的价格，约几个有相同

爱好的朋友在茶坊里天南海北地夸，时间会快速地从牙齿间滑走，从来不会有时间漫长的感觉。

自贡是美丽的。盐帮菜会让每一个来过这里而又不得不返回的人一定是“一步一回头”。不要一味地停留在所谓的“冷吃兔”“冷吃牛肉”之上。任何一个平常的菜品，在盐商后裔手下都会成为一道让你流口水的菜肴，煎、炒、爆、闷，红、绿、黄、白，只要端上桌子，你一定会垂涎欲滴。

自贡是美丽的。丘陵特有的地理环境，爬坡走峭，让这里的每一位女人拥有了你想象不到的“前凸后翘”之美，这里的女孩格外的追求时尚，所以用“妖艳动人”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麻辣铸就的美女们那犀利的话语，即使没有吴国女人的浓软，但也不乏巴蜀美女的豪爽。

就算冬天里也一定会有夏天的靓装裸露着她们性感的长腿，夏日里必然会有秋天的隐衣包裹着性感的身姿，那个美也只能从路边上荷尔蒙爆棚的男人们那痴狂的眼神才能体会得到其深深的意味。因此在自贡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满街流动的尽是一道道美丽欲滴的、挑动男人遐想的流淌的风景。

因为美丽，所以我无意中踏入了这座城市，让我在这里稳稳地生活了二十四个春秋。

因为美丽，所以我自然地融入了这座城市，让我如今的中秋之夜不再有忧郁和惆怅。

因为美丽，所以我深情地爱上了这座城市，让我渐渐在明月下淡忘了对故乡的思念。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四年？自贡，是我人生中驻足最为久远的城市，也是我把生命中最为精彩的时光留在了这里。在这美丽的小城，她给我诠释了生活的精致和工作的快乐。而未来，我还将继续在这座小城愉悦地生活，我的后代或许也将在这个城市生生不息地生活下去……

生活在自贡的这二十四年，让我有幸见证

了城市的发展，当年富台山隧道出来后满眼的郊区农村已经一跃成为四川第三个国家级高新区，曾是自贡市民记忆中的红旗乡已经蜕变成自贡城市的中心城区，高楼林立，企业密布，市场繁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有幸亲历。

岁月悠悠，记忆有痕。二十多年来，这座被誉为“盐之都、灯之城、龙之乡、食之府”的古老而又时尚的小城，她那浓浓的绿色已经注入了我的血液，染就了我生命的多姿，也让我享受了生活的多彩。

又是一年中秋时，当深邃的夜空挂起那一轮淡黄的满月，当盐都植物园镜湖边宁静的树丛里传来凄悲的蝉鸣，当山坡的树林间洒下“悲情”的月光，我的背上堆起了仲秋那浓浓的凉意，思乡的情愫胶着着我对自贡的热爱，相融难剥，已经分不清是思念还是热爱。其实这不是我对故乡的淡漠，实在是对自贡的深爱，在这违心的淡忘中写下我对自贡的由衷赞美和祝福。

逐日夕阳

◎陈剑

这桑拿天也真是桑拿，明明太阳都已下课，空气还是照旧那么火辣。楼顶的植物们估计已经被晒得严重脱水了，赶紧地去给它们湿湿身吧。顺便也趁此机会让自己出出汗，网上不是说主动出汗是夏季的养生王道吗？正浇灌着，猛然发现身边实物变得火红，抬眼往西一瞥，前方高楼间赏赐了巴掌宽被烧红的天边，像燃烧着的火炭。吃着碗里，想着锅里，于是赶紧下楼追了过去。

自贡客运总站的出入口修建在一个U形山洼的出口处，那出入口正好当西，比三个面都要矮下去一大段，估计那儿能找到很好的视线。于是，追到交通苑白虎山居民还房。果然，这里豁然开朗。手摸着那排条石栏杆，俯瞰脚下的客运总站，满腔一览众“车”小的优越感。平视过去，绚烂的夕阳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唯美大片。眼前那片大白云，活像一尾超级大草鱼，又像一只硕鼠，也像一架直升机，被幕后的太阳镶上了金边，在深蓝的天幕中头向下，撞向下方同样被镶了金边的“假山”。那金灿灿的饱满色度激得人两耳嗡嗡，似乎已经听见了阵阵金灿灿的金属撞击声。

美中不足的一点小遗憾，金域华府有两栋楼就立在无边的宽银幕中间，把我这草鱼、这硕鼠、这直升机生生地截成了两段。看来，老夫还得搬迁。于是，赶紧地，冲到了汇东公园的最高点。尽管烈日的余威仍在蒸服着花草泥土、观者肉身，把空气搅得怪怪的，但这里地势高呀！看得宽呀！尽管前方也有一些楼房，像新美帝景呀，沃尔玛百盛呀，但那些楼房都只能清一色地在西方天边的云层“假山”脚下客串一些小角色。“假山”上面的云层在眼前

展现得一览无余，再看我几分钟前的“鱼”，早已被扯得七分八裂不像个东西。管他的，赶紧站立向西，指鹿为马地指点着前方的云朵，脑补着它们究竟像个什么东西，脑补着它们可能的声音萦绕于耳际，或是动物，或是山川，或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淋漓地流着汗，快乐地流着时间，直到云朵全都悄然再见、“小角色”们眨着各种色眼，思绪才又回到人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贡的空气质量一直很好，微友们都爱在朋友圈里晒白云蓝天、朝霞夕阳。这大自贡的太阳似乎也是很通人情世故的，暴晒一整天，傍晚来点绚烂，就好像给人一通批评之后又猛发红包猛撒狗粮。想到这里，又很羡慕那些当西的“高又晒”。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里推崇“坐北朝南”，挑选商品房时也注重“南北朝向”，这样可避免大热天太阳强光从东西方斜射进屋提高温度瞬间打造出桑拿屋。可是，桑拿样的热天只有三两月呀，这三两月还有不确定的阴雨天呀！如果我家住在东西通透的“高又晒”，只需付出夏天的空调偶尔有点忙，却将得到一年的“朝霞成绩、落日熔金”做补偿，还将收获贵如金的冬日暖阳……看我一路美得那小样，似乎回家就能够把狗窝换一个朝向。

爬回自己的矮矮房，汗水已经湿透了裤儿衣裳；一进房间，冷气一吹全身冰凉；空调冷气里，老婆孩子对着手机各自忙。避暑方式无数，怡情装备丰富，不管是做夕阳西下挥汗的逐日夸父，还是在空调屋里爽爽地追剧长肉，各人的选择本身就没有对误。既然都是在进行着求生存，那就不用谁去把谁批评，还是赶紧提点水上楼，继续浇水，让花草们回回神。

“浪”人心

◎李英

“呜——”一声长长的摩托车轰鸣声，曾在夜晚无数次地把我惊醒，打断了我香甜的梦。为此，我也曾无数次在骂骂咧咧中再次睡去。

不知是一种怎样的情缘，让我走进了这个群体。真实地接触，颠覆了我的认识，夜晚的噪音岂能是这样的一群人的行为。他们的情怀，只有了解的人才能体会。

这是一群钟爱却不沉迷于机车的“浪”人。平常，他们都在踏实地工作，真实地爱人；闲暇，他们愿在清风中去感受自然，放飞自由，享受在路上的感觉，寻找与风逆行的拥有。

这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游历。携上家人，带上一颗在路上的心，朝着目的地出发了。为了照顾老小，队伍分为两个小分队：汽车小分队和摩托小分队。既不忘家人，还能享受工作之余摩托的舒畅与放松。我作为其中的初学者，想要去感受骑行的乐趣，加入了摩托的队伍，成为一个搭车的骑行者。刚踏上旅程，心情是万分的激动，一会儿望望左右，一会儿看看前后。只见车技一流、高大魁梧的龙哥作为领头羊在前开道，后有队伍的核心人物浪师叔压阵，整个队伍在快而稳的节奏中畅快地前进着。一个个默契的动作，让一个个机车精灵自由地奔跑在车轮的路上。

不久，上路时过于兴奋的激动之后，思绪开始平静，自己开始真正享受机车的魅力与动感，没有被人误解的嚣张的气焰，有的是干练的沉稳。行进中，车与人的完美融合，你可以享受到的是把自己丢在风中的感觉，感受着山

与水擦肩而过的快感。这里，没有车窗里的舒适，只有清风里的自然，没有窗户隔着的束缚，只有天开地阔的自由。我们一路沿岷江前行，水是越来越浑，山是越来越陡，路是越来越弯，而人却是越来越兴奋。队伍里有骑行20多年的老司机浪师叔，有第一次踏上摩托的鱼鱼弟弟，还有一个三番两次走错路被大家追回来的兆翼弟弟，更有一个不是骑行者的骑士——我。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我们走走又停停。行走时有舒畅，停步时也有快乐，给鱼鱼弟弟交流经验，给兆翼弟弟开开玩笑，给唯一的搭乘骑士聊聊天。幽默风趣的浪师叔制作一个搞笑抖音，一起排队加油，一起去向路边的姑娘讨要水果，一起去路边偷摘几颗李子。这哪是简单的骑行，这就是一场最为快乐的旅程。

也许是要给我的第一次摩托再增添一点刺激，在一个急弯处，为了避让一辆大卡车，我们的车子被大卡车的尾部刮倒了。我被甩下车子，大卡车却溜烟跑了。因为摔得不是特别严重，我慢慢爬起来，后面的队友们也紧急停车，将我扶到路边。并通知前方的车队拦下已经逃离的卡车，一些队友有序地疏散路经的汽车。当得知队伍里的徒弟——我，被刮倒时，前面领队的高大魁梧的龙哥和浪师叔不同意了，他们用熟练的车技，“呜”的一声急刹，将车停在了大卡车的前方。一声怒吼，掷地有声，把那无辜的车辆还有那惹祸的汽车一下拦了下来，吓得两卡车司机哆哆嗦嗦。队伍里的牛仔师叔则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将交警带到了事发卡车面前，让龙哥和浪师叔都有点震惊。就别说卡车司机了，这时，他们急急忙忙

来到我身边，带着一份焦急和关心，一遍遍地询问，用那写满经验的手帮我检查创伤，那满心的愧疚与心疼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帮我出气的龙哥，高大英俊、气宇轩昂。第一次见到他时，是我们队伍排练舞蹈的时候，因为彼此不熟，还感觉他有些少言寡语。后来的慢慢熟悉才发现，他写得一手好字，还有着阎维文嗓音，而且还是一个特懂情调的人。他喜欢闲暇之余，自制一杯意式咖啡，品尝那带劲儿却不矫情，入口丝滑甚至饮尽后都还有余香留在鼻腔的味道。悠闲的午后，朋友们都喜欢到他的办公室，闲聊上几句，静静地喝上一杯他自制的咖啡，再配上一首安静中带点刚劲儿的钢琴曲，那一定是一个绝美的午后。就是这样一个刚性的汉子，在我这个小徒弟受伤后，表现出的却是侠骨中的柔情，帮我轻拭伤口，快速剪掉刮破的衣服，捆绑好手臂。在家被师叔宠坏了的师娘，也迅速找来衣服，为我换上了衣服，细心地拉上拉链，收拾整理好，他们轻扶我再次踏上了行程。

中午时分，饥肠辘辘的我们，来到路边的小店。因为没有空调，魁梧的龙哥已是满头大汗，刚坐下的他，噌的一下站起来，跑到烈日下，又迅速地跑到我身边。突然，一丝清凉就在脸颊，原来，龙哥递给我的是一个可爱的小熊电动小风扇。那一刻，望着大汗淋漓的龙哥，清凉的我内心的感动哪里是语言可以形容的呢。小弟C罗看到别人都在玩手机，怕我寂寞，又迅速地跑到自己的车箱，拿出我的手机，递到我左手。饭菜上来了，师叔为我递上筷子，旁边的弟弟帮我打上满满的一碗饭，比我还小两岁的师娘，第一次主动为别人夹菜，一直照顾着我吃饭。饭后，龙哥轻轻地一声呼唤：“徒弟，过来。”我站到龙哥身边，他帮我再次整理好手部护肘，牵牵我的衣袖，轻轻戴上头盔，再帮我捋一捋头发，这时的我哪里是一个37岁的大人，完全就像一个被精心呵护与照顾的孩子。

路上，口渴了，队伍会特别为我停下，牛

仔师叔或其他师弟会为我递上拧开的水，浪师叔还会调皮地递上一颗酸酸甜甜的路边李子到嘴边。一点小擦伤，却让我感受到了大温暖，比火辣的太阳更有温度。

在长途的骑行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起看“之”字形山路，一起在山巅呐喊，一起迎接雷雨，一起踏进“山中海”的马湖。这时，身上的疼痛少了一大半。走进宾馆，有师父亲自为我取下护膝，有匡师叔亲自将行李送到房间，有师娘的亲自擦药，有嫂子的亲切关怀，有饭后别人都还在排队等候龙哥的咖啡时，他轻轻为我递上的一杯……所有的这一切，都化作了夜幕降临下我在马湖岸边流下的眼泪。那不是痛的眼泪，是被爱的眼泪，那不是孤独的眼泪，是温暖的眼泪。因为老公要上班，孩子要补课，所以，此次旅行，别人都是一家老小全体出动，而我却是孤单一人，一直在怕自己孤独，一直不愿出行。可是，就是这样的小事故，却让我感受到了旅途中的一份大幸福，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与爱。

马湖上有一个孟获庙，因为时间原因，没有亲临观看。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却早已熟悉，孟获真正心服于孔明，也许有孔明的策略原因，但我更相信，故事里包含着更多的情。也许，这样的人情也在传递，“浪”的团队，有一心为大家的浪师叔，有心地善良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大爱人情让我真正走进了这个“家庭”，真正心服于这群人！

马湖，你没让我白来，我虽收获的是你的部分美景，但你却让我收获了人情，沉甸甸的人情。

夜 荷

◎廖春燕

有些文字只适宜在夜色中徜徉，就像一首有韵律的诗在宣纸间肆意舒展。有些花朵在夜晚美得不一样，就像今夜的菡萏略带丝丝薄凉，在皎洁月光下妩媚清香。

风已住，雨已歇，夜晚的荷在池中静谧如初。

也许，此刻会记起些许往事；也许，脑海中会浮现某个人身影。你不语，荷也不语，任随思绪无声胜有声地过去。

夏已浓情，夜愈显清宁。婷婷夏荷、一脉幽香，花朵静静，淡雅素洁随了心性儿绽放。一朵花，怎能如此盛开得让人刻骨铭心？现在才懂得“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的心境。

咏莲的诗句太浩瀚：《爱莲说》的爱慕与礼赞，《折荷有赠》的深深思念，《采莲曲》的诗情画意，《江南》的闲趣逍遥……陌上红尘，有太多的错过和感怀，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已是极美。

夜色受到感染，也如荷般婀娜、浪漫起来。薄云如丝带，月便有了似美人半掩面的娇羞。风动荷叶，一片片摇曳的翠色团叶怀里抱满了仲夏月光，美得怀疑此情此景的真实。就着蛙鸣，一个人在荷塘边散步，勾起了儿时的趣事。豁达了久不散去的情结，现实仿佛也没那么多纷扰和繁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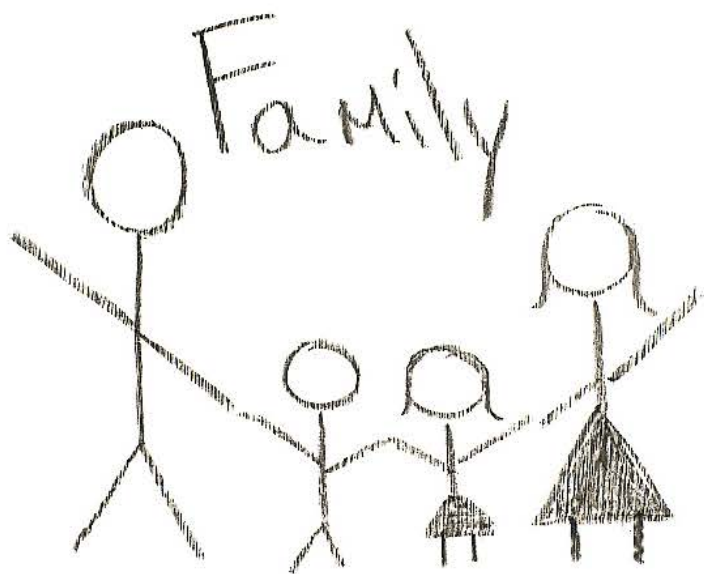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一个人的品格像荷，是赞誉中最美的一种，高洁、正直，出淤泥而不染……荷，美得无可定论。荷的美随人格的高尚而不断升华，心有多纯净，文字也就会有多干净。字如荷，也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曾经的风雨蹉跎，在一声惊雷后更显清丽。一朵荷的莞尔娉婷，一片叶的风雅飘逸，

是一幅画卷里走出来的唯美。感谢生命中的遇见与别离，让青葱岁月羽翼丰满，理想飞扬。

夏夜中的荷是一种剪不断的旧时光，有着眷恋但懂得取舍。无论羞涩的含苞待放、华丽盛开，还是凄美的凋零，都是人世间自然的缘。知道你一定会来，我依旧在这里等待。尘缘，云水之湄，以一朵花开放的姿势笑看人生似水流年。





提醒

◎如缘

在拥挤的菜市场，有人提醒我：“注意你的钱包。”扒手转身而逃，我裤兜里的钱还在。我裤兜，虽然钱不多，但素昧平生者一言关心提醒让我感动、感激。天气转凉，母亲打电话对我说：“你独自在外，注意添衣别感冒了。”最平常的提醒有着最亲切、深厚的情。驾车的朋友耳边常有“注意”“慢点”等提醒……一丝疏忽、一秒闪失、一念之差皆可能酿成永难更改的过错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天要下雨了带好伞”“前面路滑”“此地施工请绕道而行”……提醒处处皆有，处处都闪烁着关心与爱护。

孩子出门前，大人总要提醒：注意车子、好好学习……日复一日，不知孩子是否以为是唠叨？天长地久，也许孩子长大了有了孩子后才能领会，那些看似唠叨的提醒是多么的珍贵。

再细心缜密的人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提醒是一种忽明忽亮的开导与指引，提醒是一种远远近近的关照与呵护。再精明的人也有一叶障目或糊里糊涂的

时候，提醒让人不至于在虚幻中误入歧途、头碰南墙、身陷沼泽。

世界是复杂而千变万化的，世事难料，人无完人，提醒让人察觉和发现不足或险境，从而及时弥补、完善或提防、破解。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提醒有时就似人忽然明朗的第三只眼。

有的人在撞破南墙的时候才追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听进那些提醒呢？有些看似不值一提的提醒，等到醒悟时已千金难买。

不要把善意的提醒看作是对你能力与责任心乃至思想、情感的不信任，任何一个人的注意力、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思想在迷茫中容易走入误区，身心在浮躁时容易失衡跌倒……身旁耳畔常常有些提醒，人生就多些顺利、美好与平安，少些失误、悲剧与遗憾。

常常有人提醒，并能在意、理解别人的提醒是幸运和幸福的；常常带着一份善意去及时提醒别人是高尚和可贵的。

盐都，盐都！（组诗）

◎袁继伟

1

盐，蕴藏大地母亲深邃的子宫
 历经亿万年的孕育
 凝聚地球的精华，集结生命的力量
 每一粒，都含有灵性
 滴水穿石，超越水
 百炼成钢，超越钢

一粒盐

以最小的体积，托举最大的志向
 万口井
 以丰富的内涵，昌盛盐都的繁荣
 川盐济楚，骨肉同胞亲
 危难时刻，捐金救国，彰显民族大义
 光荣，属于这片神奇的土地

徜徉盐都，空气咸，井水咸
 街道陌巷咸味不减，咸味处处弥漫
 多少年来，我的足迹留在了盐店街、灯杆
 坝、牛屎巷……
 我的牵挂萦绕大公井、太源井、小桥井……
 沿河溯源而行，不忘朝拜井神庙、火神
 庙、张爷庙、王爷庙、陕西庙……
 盐都的子民，感恩这片仁慈的土地

自贡，因盐设市，因盐建城，因盐成都
 命运与盐相偎相依，不离不弃

2

四十年，用阵痛包裹的坎坷与磨砺
 迎来涅槃的春天，盐在繁衍，时间在旋转
 卓筒井乘坐天车，腾飞真空
 跟随流水线，流向现代科技
 提炼调味、沐浴、消毒、杀菌、化工、能源
 石头开花，灯笼开花，旅游开花
 医院与学院开花，路桥与舟车开花
 湿地与公园开花，紫薇摇曳的鸟鸣蓬勃开花
 所有的花朵，都遗传了恐龙霸主的基因
 所有的枝干，都继承了红色英雄的铮铮铁骨

板仓工业园区是新生的名词
 直升航机是飞行的动词
 汇东新区、沿滩新城与品质西城
 互为靓丽的修辞
 我们一边咀嚼火边子牛肉冷吃兔
 一边品味滋润的小日子
 我们一边采摘枇杷柑橘早香柚
 一边收获生活的甘甜
 生命沉浸繁花盛开的芬芳
 提升品质的飞跃
 城市沐浴智慧和汗水的浇灌
 绽放美丽的新颜

一首诗，钻研古老的龙窟，举起龙的图腾
 一支歌，折射银河的璀璨，闪烁熠熠的灯彩

一部戏，挖掘古井的深刻，熬炼盐的独白
点燃辉煌的岁月
盐都，盐都！
插上梦的翅膀，飞翔壮丽和辽阔

灯彩之城

1

彩灯旋转，翻腾
一波波流光，一浪浪溢彩
收获四面八方的赞词
斟满，赏心悦目的杯盏
醉迷元宵春夜
流连忘返的人群，不醉不归

2

灯熠如海，媲美天上银河
流动的星星跳跃，舞炫狂欢
南国灯城

自贡灯彩
年年点亮地球村的众多村寨
魅力四射，美仑美奂
汉文化的璀璨
震撼世界，瑰丽多彩

3

竹篾、瓷器、蚕壳
在扎灯人的手中，变幻魔法
形声色动，巧夺天工
扎灯人赋予灯彩

精湛的灵魂

异域他乡，料峭的寒风
捎来美丽的雪花
烹饪特别的大年宴席
品味孤独，也品味极致
扎灯人的年夜饭
年年如此

老马奋蹄，疾驰千里之外

——致敬老诗人李加建老师

一叠457层的页岩
一部沉淀八十载春秋，厚重的深蓝
一枚枚繁体的方块汉字
像一块块挺拔的傲骨，迎风凛然

痛苦磨砺的笔尖，深刻思想的光辉
为真理而锋利，为正义而呐喊

血性与苦难，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旧时光变幻加莫测，风暴骤起
一匹奔腾的骏马
踏进历史部署的泥潭
命运，绊倒硬入磐石的黑云之上
嘶鸣长啸，百感炎凉
冷对滚滚尘埃，挣扎暮色苍茫
你依旧头颅高昂，且把散碎的生命
揉作慷慨长歌，引吭
太阳诞生的每一个早晨

老马奋蹄，疾驰千里之外
一路播撒善良的种子
挣脱镣铐，竭力赤裸的灵魂舞蹈
为凹凸不平的人间，创造形而上的正直
唯美的风景

月光照在老盐场（组诗）

◎黄德涵

盐场的月亮

那架天车早就倒了
而天辊还挂在天上
一直在旋转，旋转成
一轮皎洁的月亮

只有打过井的人才知道
只有熬过盐的人才知道
自己就是一口井灶

月光落下来，提出的
是深层的卤水，是怀念
是我们熬的生命之咸

在盐仓

那么多细微的盐
在集聚，拥抱，造山
造它们心中的雪岭
心中的神峰，渺小与强大
它们终于看见自己了
然后，盐们告别
被一车一车拉向远方
再见，它们相约一万年

想起父亲

冬季，想起父亲
在蒸汽中烧盐

我找了好久才看见
他孤瘦的身影
在白茫茫中
躬身，挥手，点头
像在挣扎，又像顺从
这样，反反复复
父亲的一生就没有了

过去的盐船

过去的盐船，泊在
旧照片里
为使它重新起航
我堵漏，翻新
用去大半生
我的努力毫无意义
船一动不动
而盐已空空，我身上
爬动着条条吃水线

废井

天车，卤管，钢绳
再没有这些可以
强加给它了。一眼废井
落土下石，慢慢地
交出空洞的时光
就像衰老的我
在夕光下，开始掩埋
心中留下的伤痕与伏笔

母性的太阳（组诗）

◎ 辜义陶

在你们所有的奉献中，必须包括食盐。

（圣经，旧约全书）

母亲的陶罐

一只普普通通陶红色盐罐
是母亲的宝贝，在柔和的
阳光下默默地站立着，宛若
我那温情的母亲，站立在
盐场那一棵亭亭的女贞树下
凝视着蜿蜒的河流
凝视着苍莽的远山，凝视岁月
母亲与她的盐罐总是不离不弃

食盐丰富了母亲的盐罐
盐罐丰富了我们平淡的生活
在风雨打湿炊烟的岁月
那数着盐粒度日的年代，母亲
眼含忧郁的目光，与
盐罐默默相视，久久无言

泥土与火焰塑造的陶罐
好像一只精美，巧妙的子宫
孕育了生命，孕育了爱情，也
孕育了盐场两千年古老的文明
今天，我与盐罐久久凝视
思绪沿着罐体清晰的纹路延伸

肩托一只陶红色盐罐的母亲
从盐场美丽的传说中姗姗走来
牵牛花在她的秀发上摇曳
月光让母亲的脸膛发亮
母亲的盐罐见证了我们的生活
母亲的盐罐见证了盐场的变迁

母亲与盐铲

我的生命。经常被一些来自
时光深处，细微的事物打动。母亲
原来是梦中，你手持盐铲
款款地向我走来，阳光的剪影中
你高扬起那把铮亮的盐铲
频频向我招手，扬起白色的汗帕
飘在阵阵浓浓盐卤味的风中

蒸汽弥漫的灶房模糊你的身影
沸腾的盐锅熬煎着岁月的沧桑
井灶内熊熊燃烧的瓦斯火，母亲
如雨的汗滴被红红火舌舔干
凝固成了一粒雪白的精盐
那是你的全部心血的结晶
堆积如山的盐巴，要多少血汗

母亲，盐罐中的绿豆稀饭还有么
我是你盐汁绿豆稀饭喂大的孩子
一生下来就哇哇围着盐锅边儿转
如今，清明节已悄然来临
那是多情的淅淅沥沥的雨丝
打湿了一个关于你的梦
打湿了一个孩儿对母亲的绵绵思念

今夜，在那一片柔情的月色下
你还会回来吗？还会手持盐铲
从时光的深处款款走来，像原来
一样年轻，美丽
盐铲在那朵朵牵牛花的映照下
闪烁着母性伟大的光芒

碓板上的母亲

借一片朦胧的月色，在
被誉为“东方埃菲尔铁塔”的天车井架下
有一具陈旧，已沾满许多纤尘的碓架
那在漫漫岁月中逐渐腐朽的碓板之上
曾经是我母亲人生捣碓的舞台。你听

叮咚，叮咚捣碓的声音，仿佛间
正从盐场历史深处隐隐约约传来
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那是母亲在高高的碓板之上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跳动发出
的沉闷声响，母亲瘦小的身影
在太阳与月亮的辉影下不停晃动

盐场下面的岩石是坚硬的
比岩石更坚硬的是打井的铁凿
是母亲铁一样坚强的意志
铁凿与绿豆岩石的碰撞

逆溅起无数点点的火星，虽然
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但
我们的心依然感到了大地在颤抖

岩石碎了，
盐井深了。当有一天
幽深的盐井喷涌出涓涓卤水
我看见了碓板上的母亲，她
一边默默地揩去额上的汗滴
一边悄悄地揩去眼角的泪花

母亲。虽然你已经离去多年
但你那叮咚，叮咚的打井声依旧
那是你唱给盐场，唱给大地
的一支永恒不变的古老歌谣
天空听得见
河流听得见。母亲
在一阵阵归鸟啼鸣中
你还会从远山走来，依然像当年
一样在那碓板之上 一上一下捣碓

叮咚，叮咚，叮叮咚咚……

经过，是我和一条河最重要的关系

◎尔东马



(一)

诗人黄德涵说，他要在
诗歌的土地上，挖一眼
盐的深井。打捞或汲取
一座唤作盐都的城市，亮晶晶的魂

我望着他，想起一些老黄牛
低着头，围着盐井，一圈圈地走
他们只是走，缓慢地，一圈又一圈
从没想过，会救活慌乱的人间

(二)

釜溪河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时，我投一颗石子去问
就像太阳，把我的影子
和旧梦，放养在溪水里
水里的鱼虾，以亲人视我
我把一座城当兄弟

我把一座城当兄弟，是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疼痛，共生的母体
共生的母体，有井盐的味道
有蓝色的火焰，和远行的帆影

我会选一些有风的日子，
沿河漫步，看流水来去
任它时急时缓，生生不息

(三)

行走，早就成为我
活着的，全部理由和意义

釜溪河忽胖忽瘦。突发的山洪
再次抓紧，那些背井离乡的草
抓紧混浊的往事，和过境的残枝
初晴的河岸，微风摇醉暗影
绿树举着蝉鸣，飘逸的裙裾
袅袅娜娜而来。一个逆流而上的女人
这个，扶着风飘过的老妇
曾是谁的娇妻？



散步釜溪河

◎阙向东

(一)

把釜溪河看穿
那些水将身边的岁月卷去
陷进历史沉淀的淤泥
血肉腐烂
唯有不折的骨演成化石
绝不会永久在幽暗中深掩

(二)

把小儿抱上锁龙石
回头——
锁龙石边竟拴满林立的盐船

喧嚣的码头虽然常有
滔滔不绝的龙的传说
其实真正的龙洁白晶莹
是镇江王爷锁不住的盐工的血汗

(三)

转身去与垂钓的长者交谈
长者不语 拂袖而去
留一声优美的呼唤……
于是 唤声不绝鱼儿不绝
于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直延续到今天

西秦会馆古戏台（外一首）

◎陈文邦

无帷。无灯。无锣炸鼓惊
透过残破的蜘蛛网眼看去
戏台恍如一片街市

人间大戏本许如此
施粉的不是演员
演员从不花脸粉鼻
奸诈者微笑着玩弄心机
坦荡者从不在乎谗言恶语
一招一式，不是演戏
又似演戏——

劈掌虚空抓一把
和泥，会捏出女娲捏不出的面孔
对光，能照见追灯照不出的唱词
套上西装休闲裤，也可以
扮演一出空城计

这并不荒唐，你看
那风中飘上戏台的花瓣
不就是杜丽娘还魂的身子

川剧少年

阔袖飘逸，一群六龄童、九龄童
从胡琴声颤悠悠的枝头飞起
拖腔里渗出一脉嫩声
啼出一汪清早的油油绿意

几个筋斗，从古将士戍守的边关
翻进今夜，粉红的追光里
一对对浅浅的酒窝，斟满
秦塞月光，汉关柳色，唐都波影
润湿万千仲夏之夜的思绪

断桥何在？斑斓的雉翎
若飞天彩虹，引古老的剧种
步入明早玻璃窗推开的偌大版面
整个城市，将幕地注满
蜀国聪敏少年的虎虎生气



眼睛盐都，旅程风景

◎任德生

擦亮眼睛，看看历史文化名城自贡
独特的盐卤风味，熏染了两千多年
演绎成一座现代化的旅游都市
川南明珠的美誉，遐迩闻名
闪耀在历史银河的星空璀璨夺目
大四绝：盐，龙，灯，美食
小三绝：剪纸，龚扇，扎染
熠熠生辉，绽放出智慧的光芒
每一样都让人沉醉
引来五湖四海宾客，拍手称快衷情

端坐在王爷庙里与静美的时光相拥
品饮一杯龙都香茗，嫩芽飘香
拾起流年雅趣，安然淡定
侧耳聆听对岸法藏寺的诵经声
念佛声和木鱼声
声声入耳，交汇天空
六字真经和弦的佛音
宛如一缕春风
拂去滞留在心灵的红尘渣子
葆有一颗尽善尽美的菩提慈悲心境

站在东方广场大戏台内心盈满悸动
哼一曲有益有味的小调，得意洋洋
入乡随俗的感觉，十分接地气
瞧瞧燊海盐井
钻凿超千米深井，世界第一
看看高高的天车，傲然耸立
蓝天，阳光，白云，井架

互相辉映，构成一幅壮观画图
用心去揭晓井神的钻探之谜
用力去实验采卤制盐全过程的艰辛

乘着简易的单车去板仓坝从从容容
浏览现代企业的含金量，欣然点赞
逛一逛花海景点
留下倩影
赏一赏玫瑰田园
闻香自醉
牵一牵伴侣的手
红尘浪漫
望一望络绎不绝的观光人海
喜上眉梢的笑靥，多么惬意和温馨

置身世界国际恐龙博物馆壮丽恢宏
穿越一亿五千万年前的时空隧道
沧海桑田，悠悠岁月
神驰追寻到侏罗纪时期
行星撞击地球
地壳运动和动植物演变
漫长而又遥远的时代
庞然大物的恐龙最终灭绝
如今的仿真恐龙，如梦如幻
声如洪钟，震撼心灵
探索秘密的兴致，焕发好奇的虎劲
闲庭漫步彩灯公园辉煌的夜色迷宮
天下第一灯，名不虚传

五彩斑斓，销魂摄魄，流连忘返
尝一尝地道的盐商美食佳肴
麻辣鲜香的味道
心旷神怡
抑制不住内心的惊讶
伸出大拇指，盛赞牧羊女后裔
聪明的才智，卓越的创举
萌生对釜溪河畔的向往和蓝色憧憬

登上龙凤山巅极目瞭望蔚蓝的苍穹
白鹤展翅飞翔，巡视天空
风筝伴着和风，放飞梦想
南来北往的车辆
穿梭陇上，指路灯闪耀
条条道路通畅
熙熙攘攘的人群
各自奔忙
一派祥和的景象
不同凡响的乐土，与丝路遥相呼应

参观荣县高大的慈眉善目如来佛真容

衣袂流畅，神韵飘然
烧香祈拜，参透禅机
游览富顺文庙，笑看文章风水
在阳光下追思孔子圣人
仁义道德风尚
盈满人间情怀
儒家精髓
在才子之乡延绵承传
文明的史诗，赢得天下人一生共鸣

古老而又年青的盐都，彰显魅力无穷
看不完景点
道不尽情缘
唱不够强歌
世人为你欢呼
为你瞩目
南国一座了不起的美庐家园
政通人和，欣欣向荣
青山有情，绿水写意
充满希望的热土地正在华夏弥久更新



寻找大公网遗址

◎华伯清

一千四百多年前
在川西南蛮荒的中丘地带
穿行着一群又一群粗犷的汉子
寻卤凿井的意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汉子们智慧的视觉
明澈在天池山东南麓
旭水河畔

在旭水哗哗的流动声中
我走过一条古老的小石桥
又登上近百余阶梯
再沿茶马古道老盐道遗址
向前行走

走着走着就和那些
来往不断的背篋箩筐
相视一见相视而笑
没有驻足的机会
同背在背上挑在肩上
快速行走的盐卤对话只听见
脚步与河流交响的旋律
沉重而艰辛

这条古盐道遗址是
青石板劳动者的心血
盐卤的纯朴融合铺就的天道
都住进了博物馆

不知不觉来到大公网遗址时
它后面东王庙里的东王没了
任由野草树木们占据庙宇
不断繁衍子孙

大公网遗址
矗立在东王庙左前面
簇拥它的野草们用物语
把过去的故事
传说

被汉子们舂凿的大公网
口宽底浅任人取卤煎盐的自由
使山上山下山里山外有盐有味
锅的烹饪碗的装盛有盐有味
粗茶淡饭有盐有味
身子骨有盐有味
房屋的顶梁柱有盐有味
背挑抬拉的盐运有盐有味
生活的感觉真是好滋味

井深舂凿至一百三十多丈时
大公网内的天然气
冲刺卤水通道的终点获胜
轰轰烈烈的天然气蓬勃而出
喷出火焰的热烈高度
喷进大锅灶膛烧锅熬盐
盐的纯洁味美品出名望
品出地域名称
品出天下名胜

盐海井

◎王郁林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过去了。太阳滚过山峦
在野草疯长与乱石穿空的地方
你依旧活着，活在一个叫长堰塘的旁边
活在所有人的记忆里
一个你出生就没离开过的洼地

听，那叮咚叮咚的打井声
正从地心的深处艰难往上爬
高耸入云的天车，是你坚硬的骨骼
井眼是你的气孔，卤水是你的血液
那些从地层深处钻出的天然气
是你永远不会停止的呼吸

你是血脉中的盐，你是
埋藏在每一个体内的歌
亿万年的期待，只为倾听
冲击式顿钻凿井带来的轰鸣
与大地的震撼
穿越漫漫时间，与茫茫空间
穿越漫长的地质年代
我要把你从沉睡中唤醒

盐海井，你活着
从道光十五年
从一个日渐衰落的王朝
到繁荣富盛的今天
无数盐工用血泪喂养着你
喂养着你的辉煌与梦想

你的荣耀与矿世的纪录

岁月淘不尽你的咸涩
沧桑抹不掉你的模样
你不会忘记那些滴落的汗水
不会忘记托起你巍然挺立的
故乡的土地，和
那些默默为你付出的盐工

你站立 依然站立在原野
站立在寒来暑往的风风雨雨里
站立成一座盐都的象征
站立成一座盐工挺立的丰碑



茶马古道行

◎刘国礼

一群人 探寻一段久远的历史
 行进在夏季的灼热里
 脚下青苔覆盖的石板呵
 横七竖八 歪歪斜斜
 驮过盐 运过茶 曾经
 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一直延伸到很远 很远
 大石门是一扇紧闭的大门吗
 不 它敞开着心扉
 如歌如泣 诉说着
 过去的往事
 那沉寂的历史 人物与事件
 欲言又止 欲说沉重
 大家驻足伫立 一步也不曾踏前
 今日的大石门只是一段古迹
 锈迹斑斑 依稀可见
 思虑越过千载
 仿佛看见一队队人马
 从这里
 越走越远 驼铃响起
 去向远方
 留下不语的背影
 不断的追问

茶马古道

◎龚伟

披一身落叶
 逶迤在丛林深处
 千百年来
 着满老茧的脚印
 把你沉入这厚实的泥土

时间长满了青苔
 风雨中
 来往的足迹
 压弯的背影
 已随盐的咸涩
 飘然远去

而你
 依旧起伏在这沉寂的山岭
 如纵贯历史的经脉
 连接远古和今天……



春天里的中国

——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蔡昌利

花红柳绿绘春天
鸟语啼翠歌声传
在蓝天与白云
碧水与青山之间
一卷
穿越风雨彩虹
穿越时光隧道的最美诗篇
抒写在公元1978年
至2018年“复兴号”的列车上
她翻越高山，跨进平原
风驰电掣般纵横长江黄河两岸
思潮澎湃，浪花飞溅……
此时，一曲经典老歌荡起春天的故事
激活了，鲜活了车窗里
那一张张刻满岁月沧桑
流淌着幸福和甜蜜的脸庞
此刻，如吻的阳光透过车窗
用温暖和祝福捧起绽放的欢声笑语
散发出一阵阵醉人的花香
蜂飞蝶舞引来红乌白鹭还有黄莺
诗与歌，思与想的翅膀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热土上
凌空翱翔——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到实事求是思想大解放

从春雷般开山炮的石破惊天
到深圳特区沧海桑田的蝶变
从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平崛起
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东海之滨如火如荼的繁忙
到南疆漫山遍野的瓜果飘香
从北国之仓一望无垠的麦浪金黄
到黄沙漫漫驼铃声声
古西域丝绸之路脉动“一带一路”的远航
从载人航天到量子卫星升空
从互联网到高铁网
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一座座飞架东西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奇迹
把心与心紧紧相连
把世界与世界紧紧相连
连接成中国文化中国思想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创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

潮起东方
神州改革再启航
扬帆再开放
聚焦全球的星星、月亮和太阳……

故乡

◎刘义

纷纷扰扰，
世事犹过眼云烟，
是谁暗淡了少年理想，
不得不背井离乡？

分分秒秒，
人生如似水流年，
是谁蹉跎了青春模样，
还我以百炼成钢？

今夜，
唯有乡愁伴我流浪，
窗外，
是月亮的承诺，
一直经年不息的守望，
坚毅而又馨香；
梦中，
是故乡的拥存，
从来不离不弃的滋养，
虔诚而又闪亮。

归去，
依旧是生活的月亮；
归来，
终究是生命的故乡。

二月的相思

◎陈立华

二月，春风携细雨
像柳梢头，鹅黄的相思
河流已经复活，是汹涌的爱意

远了
那些飘雨的黄昏
那些带雾的清晨
擦肩而过的风景里
再不见，你的身影，你环绕的臂

我仍然，无法放下回忆
在狭小孤寂的心室
或淋湿的记忆里
一遍又一遍，温习你的话语

你的嘴角，一抹娇羞
在温柔的风里



76日 (组诗)

◎青奴青奴

3月21日

父亲在24周年这天叹了一口气
三月，叶子就黄了。

姐姐，时令乱时，颠簸是难免的。
何况石头堵塞了道路
别怕，让我和你一同上路
求医问药

这是父亲指示，
每个岔路口，他站在那里，
24年，从不失职

父亲的眼神定格在28床上方空置的输液架上。

还有梦吃的花车，扎满三月的白花。
是的，我清楚听见他口中的白花
大的在车头，左右是小的
父亲一次次叮嘱

公元2018年3月21日。

离华西坝2公里。梨花街。

姐姐躺在皇城公寓21楼，等华西坝一张空床喊号

我再次看见父亲忧伤的眼睛

(2018年3月24日上午于华西坝)

梨花街

紧挨天府广场。

未见梨花，樱花倒悬着粉团
灯光撕碎满目金银

自北向南，过三条街道，是华西坝
24年前父亲用游丝般声音提及的名字。

那年怀抱幼女的我
心和口袋拱着混乱的母性与虚空
还有撞入者，迷香般的酒气。

提着白菜汤饭，
每天搭乘公交车去自贡一医院，是我全部的力气。

梨花街之二

从城市理想大厦23楼望下去

天府广场是狭隘的

西姆酒店，远东百货，仁和春天

任何一个钢筋水泥的堆砌，
它们搏击在凌晨的光，都可以将广场割裂
隐约的图腾，
很小，如蚯蚓。

我并不是怀揣理想的人

四月，我如此匆匆，

再次进入梨花街

只为寻求一个关于轮回的慰藉

每瓣梨花飘落都有它的理由，
每一枚梨叶，迎接梨子的姿态也各不相同
在梨花街以西，华西坝
命举着经幡奔跑，或许就撞上了另一支旗

城市，有太多街巷，和密集的欲望
无论以什么导航，我总会迷路
住进叫城市理想的楼
与理想无关

(2018年4月3日于梨花街城市理想大厦)

你的庭院

姐姐，你的庭院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它的庞大杂芜令我心惊

从10月失父，流离的骨头
柔韧地，与各色枝蔓，纠缠，编制，陈列
岁月。

荆棘与玫瑰，毒草与善木
你不抉择
你把一切种在心上

你庇荫挚爱和良善，也容忍无耻与谎言
唯有黑夜，我听到你汨汨的悲鸣
我愿意相信那是改道的胆汁滴落，愿意相信
你从未放弃

76个日出，你对我说：
我感觉好多了
我吃了饭，喝了水
你说的时候，俨然自鸣得意的小女孩
我说：真乖

你对每个人说：对不起，我脾气不好
不要跟我这个病人计较
某人说：你岂止脾气不好

这时我宁愿顾左右言它
我看见：樟树之上
你的笑靥忧伤而孤寂
有游家人特有的隐忍

长河落日

掌灯时分了，姐姐
要在肖家山时光，你该点亮煤油灯了
然后你要生火，拉动风箱煮饭
干的捞给堂妹，菜叶给奶奶
你用粗重的碗舀起锅底汤水
这是母亲屡屡和我说起的旧时光
我不曾与你共享
你稚嫩的背也不曾背负我

我只记得你长发及腰的样子
你从知青点回家时和父亲轻声的诉说和啜泣
然后，某日，你笑颜如花带着某人回家
姐姐，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好美
美过向梅，那个我的偶像
而某人，有齐秦的相貌

姐姐，你笑了，你说我哪有那么好看
你说，不要开灯，刺眼
就着夕阳的余晖
我们交换陈年旧事

黑暗四合时，你说：我早就知道我的病情
只是不想说穿，怕你们承受不了
是时候说出来了

然后，你轻言细语，一一安排
我握着你的手
无以言对

去意恹恹

我知道，我们已近奈何桥
太阳落下，四周岑寂
爱过的，恨过的
各自忙碌，揉碎了
都一饮而尽吧

此去，也许，我们再无相遇
此时，让我牵着你的手
让温暖烙下最后的印记

过桥之前，你莫回望
那些花，都是有毒的
带些人间温柔，你且行且珍惜

6月4日：姐姐，你一路向西

水，悄无声息流失
将眼神投向黑洞
从此，再无人进入你的法眼
姐姐，你恢复了高傲的游家长公主身份
任谁，呼唤，也不动容

风，自你的身体散去
火，熄灭

我用碧绿如茵的戏装
包裹你失重的躯体

人间的衣裳不能解扣，得用剪刀剪开，

寿衣最后的纽襻要孝子系
脚尖用棉绳绑紧并齐，免走歧途
姐姐，我带你一路向西

自由路，解放路，这些路你看清了
高楼起处，你的当年商场烟消云散
光大街，海潮路，你等待某人归来，青春
站成了苦楝树

姐姐，过露水湾了，这一去，就是正西

西去，姐姐
你西去

过马吃水转盘时，
我停歇76天的痛，风声大作
火捧出你颀长的骨骼时，我的关节轰鸣刀
锯之声

痛，痛哇，姐姐
痛，没顶而来

后记

我们为你的骨头择青山绿水处
面对笔架山，
一座是三伯，你的生父
一座是幺叔，你的养父，我的父亲
你径直往山峡去，两位游家的男人将卫护
你

你是游家长公主游润陶，
卒于戊戌狗年，丁巳月，丁卯日，
享年66
无人能替

西域行（组诗）

◎赵午生

（一）

走出巴蜀的山路
踏上屋脊的边坡
一路西行
朝着未知的远方

车窗外贫瘠的黄土高坡
犹如才遭受了蹂躏的厮杀战场
在夏阳的直射下
乏出刺眼不再色情的光

夏日里的西域 没有
江南水乡厚重的荷叶
周庄古镇那摇曳的叶舟
以及蓑衣裹身渔夫
那专神的垂钓

这是一幅别样的风景
起伏的山峦
烘托起华夏历史的篇章
高耸的山峰
俯瞰着山脚下忙碌的子孙

抬头 在高海拔的顶上
翻絮的白云触手可及
蓝天湛蓝深邃
即使氧分骤减 我依然
陶醉不已

紫外线烤炙着我稚嫩的外表
高原红和我深情相拥

站在世界屋脊的坡上
我吼起那旷荒的《青藏高原》

青海湖边
蘸一滴盐味的水
滋润我干涸的嘴唇
仿佛品到了母亲的乳汁

塔尔寺
那是虔诚信徒心中的圣地
许出的是国泰民安
祈祷的是子孙有福

（二）

西域
没有明确的地标
但有特色的人文物产
写就祖国河山的多姿灿烂

黄土高坡
迎着每天的朝阳
把黄帝的后裔
越染越黄

一望无际的山坡
那是祖先与大自然抗争的战场
委婉无致的沟壑
那是先辈们粗犷的血管

没有吴国人的软依语调
粗犷的嗓音吼出的是震天的号角

牛羊成群的草地
滋养着鲜嫩可口的乳汁

蓝天压城 白云作裳
红枸杞孕育的男人
粗野中都是威震河山的汉子
黑枸杞滋养的女子
繁衍的痛中 有歌的悠扬

山与山的连接处
那是牦牛静静的食堂
沟与沟的交界地
那是羊的快乐之园

土比牦牛更黑
云比羊毛更白
好在有山峦支撑起
要不无法分清
哪是天 哪是地

盐碱地 一望无际
那是先人的汗渍在沉淀
因为他们曾经
在这里辛勤的劳作……

(三)

站在布达拉宫脚下
虽然渺小
但时空老人没有拒绝
我这个来自远方的客人

你的恢弘
聚积着藏胞的虔诚与智慧
在山的顶端
你为信徒洒泼吉祥的雨滴

在这氧气虚薄的世界屋脊

唯有信念的支撑
才能让你的臣民顽强地守着
这片纯净的蓝天与白云

你的辉煌
并不是你的金色
更是一种信念的力量
以及厚重的西域文化

读不懂与众不同的藏语
听不懂快捷有韵的经文
但我深深知道
你是中华大家庭的一页

躬下我直板的腰
沐浴在蓝天白云的金色宫殿
历史的时空
叙说着你灿烂的未来

你的虔诚信徒的长叩首
那是发自内心的膜拜
一成不变
和生命一样繁衍传承

静静的蹲守在你的脚下
细听你咚咚的心跳
这脉搏 启动的是未来的祈祷
叨念的是对子孙的祝福

无法赞美你的雄伟
只怀念你每一根挑剔的横梁
撑起来便是西域的脊梁
链起来就成了民族的希望

记住你的恢弘殿堂
不忘你层层叠起的楼宇
你的补充着空气中残缺的氧分
传说着一个心跳的故事

父亲就是那株不再年轻的黄玉米（外一首）

◎雷健

曾几何时，这片温存的黄土地
 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玉米林
 那时，都有一双勤劳的手
 都有一副扎实的肩
 把自留地和包产地
 刨成圈里的猪，檐上的鸡
 灶头上的油和盐
 陶瓷碗里涩味的红苕酒

玉米从秧苗开始
 亭亭玉立，风姿绰约
 最葱郁的时候
 枝头挂满金黄果实
 依旧挺拔，随春风夏雨摇曳多姿

如今，果熟蒂落，玉米老了
 接近干枯的黄叶子
 随着冬季来临，随风而逝
 父亲和玉米一起，也老了

父亲就是那株不再年轻的黄玉米
 和结实的母亲一起
 在城市的风雨飘摇中安度晚年

重返家园

这不再是简单的一粒稻香
 高粱和麦芒分别在两个晚霞里
 静静诉说衷肠
 你会在一群老人和孩子眼中
 看见某种期盼
 与村头第一条大路相距遥远

布谷鸟依旧嘶哑了五月的喉咙
 七月流火
 九月的蟋蟀已逃到记忆深处
 岁月枝头果实累累
 村里老人，有的去城里享清福
 去城里防病治病
 有的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一生辛劳，换来族人难得的几次相聚

许多和我一样，麦地长大的孩子
 洗尽铅华和人到中年
 蓦然回首，家园
 始终倾情眷顾，未曾远离
 就在那棵老核桃树下
 小时候，一起捉迷藏
 等老了，还要一起捉迷藏

立夏后的样子

(外一首)

◎陈莹

一道闪电一场暴雨
倾注的光
以及释放的能力
给伊夏，展示酣畅的天意

立夏后的样子
是花朵奔放，是光照率直
还有泥土倔强着
给那些根深的果实
蕴含成立

静夜思

弯月钩，孤星连
织五月的流苏
披上我的双肩
抵挡一些乍暖还寒

六月，有一个少年
等我坐上月亮船
举起夏花，灿烂
那一衣带水的关联
有我的小满

鱼

◎青瓷

漫漫长夜是我的海底
黑得找不见自己

当那缕光折射千年点亮我的鳞
我知道，我要去了
游向海面游向光芒
游向你
接近，接近
每一片鳞都燃烧前世的渴望
接近，接近
忽略针芒隐匿
幸福近在咫尺
我快乐地吞下那片云蒸霞蔚
和你的钩

我不是鲛人，我只是茫茫海里
被你的光芒刺痛的
一尾小小的鱼



云门洞开（组诗）

◎紫云含烟

思归

误落尘海
索居 寡情 漠言
一块陨石 仰望流星的来处
夕阳下 背对群鸦
另类目光

野外 闲云 水草
一只孤鹤 拍动白亮的羽翅
飞过古寺上空
醉香 阳光
起伏 星光

天路

天路 是一朵
妙莲花

苦海里的菩提种子
佛光里熏蒸发酵
直上云梯 利剑高扬
把从外到内的乌黑
封杀成白骨的白
白 神变 十色五光
满世界琉璃的事和光

当痛 不再痛
得失 昼的梦
莲 已在空茎的碧枝上开花

回家

以血研墨 剖骨制笔
玉成天书

无字行间 浸染
烧成灰烬
陨落尘沙的苦痛
远古寻音的葵花迎合天籁的遥唤
回……家……回家！

刀尖上行走
火焰上翻滚
悬崖上攀爬
一颗金刚救心丸
解毒骷髅窟情迷的瘴
破门执念重重幻化的牢狱
泪的天雨 洗尽尘埃

循着 头顶的蓝光
云门 阔开

我只不过想做拾荒者

◎李绍银

路不远
脚印步满天涯
云霓翩飞头顶
海之彼 可是那样的年轻

盛开时节
我的鞋——破了
瓦砾堆闪着光芒
绿野捧出鲜花
我把柴火装备三轮车
爱人提着塑料袋
塑料袋装满饮料瓶
垃圾箱旁
我梳理着爱人的长发

黑夜点亮黎明
我扛过晨曦和晚霞
黝实的臂膀抱揽黑白
把文字撒进土石
草木长满诗歌
凭风去吟唱
废墟便成了舞台

那山、那水
那城市和村庄
那沟渠和路旁
那起伏不定的人生
谁把初心常念
谁把万劫踏遍

抱歉，我可能 触动了你的神经

◎雪潇

走过半百
我蹒跚而来
很不起眼
十月积攒
我高歌向前
刺激了不屑的眼

我走过小路
平平淡淡
高傲看不见
我飞檐走壁
越过山巅
凝固横秋眼帘

挺想触动古板神经
捡石块
溅起死水波澜
也想唤醒自恋灵魂
迎劲风
吹开雾霾心田

“文化大安” 升起稷海诗群



大安区作家协会2018年年会暨《稷情大安》诗集首发式于6月30日在大安区教育局大会议室举行。

大安，这片拥有恐龙古迹的土地，不仅有卤水的咸味，有灯的灿烂，更有文字的诗意。诗人们在第六届区作协主席陈学华的带领下，怀着对故土的爱和对家乡的情，创作了一首首以盐、灯、龙为题材的饱含深情的诗歌。本着对会员创作热情的敬意和对故土的一往情深，区作协组织采撷了诗人们所写的五十二首诗歌，在区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稷情大安》之名结集出版。该书的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了大安文化建设的一个靓丽缩影，为推介自贡、宣传大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发庆在首发式为《稷情大安》作主旨评论，祝贺新时代大安文化升起“稷海诗群”。著名诗人、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加建，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刘成也做了精彩点评，对《稷情大安》的发行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大安文化主管部门能推出如此具有自贡元素的高质量的诗集，是对自贡文化发展的一次强大推动，更是开了一个基层作协宣传自贡的范例，他们勉励区作协再接再厉，在文学创作的征程上砥砺前行。

大安区文体旅游和外事侨务局局长陈平、区文化馆馆长杨富平共同向广华山小学、三多寨小学赠送了《稷情大安》诗集。陈平局长充分肯定了大安作协引导会员创作、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区建设的良好态势，以及坚持“以文化为导向，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理念，抓创作出成果、抓生存拓空间、提升《龙乡文学》办刊质量、狠抓活动不松懈所取得的成绩。

会上，区作协主席王典平发表感言《服务打杂一年间》，常务副主席钟惠芳作工作报告，原副主席黄明鑫作财务工作报告，副主席樊伟宣读了新任副主席和理事名单，副主席兼秘书长含笑宣读了新会员名单。会员李英深情朗诵了《稷情大安》代表作品，展示诗歌风韵。

（赵午生 胡林妹）

区作协2018年年会暨《稷情大安》首发式



区作协七届四次理事会

区作协召开七届四次理事会

6月16日，区作协七届四次理事会在龙凤山公园举行。会上，通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调整了班子成员和《龙乡文学》编辑部分工，安排了2018年年会暨《稷情大安》首发式的筹备工作。

上半年，协会会员创作势头良好，其数量质量为《龙乡文学》办刊提供了支撑。特别是诗歌组会员激情喷发，书写出不少优秀诗歌作品。蔡昌利创作，陈剑、赵英表演的小品《莽哥辣妹奔小康》上了区里“春晚”，彰显扶贫攻坚成就，受到肯定。王和国的九卷本长篇小

说《朱马牛羊》正式出版，填补了个人多卷本空白。多批次会员分享兄弟协会活动，增长了见识，带回了经验。

会议对协会班子和编辑部成员进行了分工调整，更趋科学合理。设立了由小说、散文、诗歌组联系人或负责人同时牵头各组活动和征集稿件的机制，将有助于活动和稿件的联动，促进协会工作良性发展。

在对年会和《桑情大安》首发式的分工安排中，协会突出培养新人，使基层文学组织的工作保持后劲、新鲜度和活跃度。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经修订的协会活动管理制度。

(黄子)

协企强强联手 探索文学创作推介自贡彩灯

7月13日，大安区作家协会一行7人走进四川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倾情对接，积极探索以文学创作服务企业发展的新尝试，以此不断提升企业新形象，展示文学创作在社会发展中的新功能。



在海天公司会议室，大安作协的文学创作者们详细听取了公司20年来砥砺前行的发展历史，叹服于公司坚持守住传统、创新理念，20年风雨历练致力于发扬和传播中华彩灯文化，成为中国彩灯行业领跑者，也现场见证了自贡企业在宣传自贡、推介灯城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大安作协作为基层协会，同样肩负着为企业发展、为自贡宣传摇旗呐喊的重任，本次和海天文化的合作，就是汲取创作之灵感、采集文学之营养，共同担负起提升彩灯文化品位、打造彩灯文化精品的重任，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为自贡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蔡昌利 赵午生)

区作协倾力推进 《龙乡文学》编辑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大安作协会刊《龙乡文学》的办刊质量，打造基层作协的品牌刊物，8月2日下午，大安作协在蜀光中学半间堂召开编辑工作扩大会，共商《龙乡文学》办刊新举措。

会议围绕《龙乡文学》栏目特色、品牌优势以及组稿编校工作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人员各抒己见，对版式设计、标题字体、美术编辑、后期校对、宣传报道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一致表示将极尽全力办出高质量的《龙乡文学》。

由大安作协、区文化馆主办的《龙乡文学》，创办于2000年，经过近20年的打磨，以“担当、发掘、交流、传承”为宗旨，通过《龙乡文学》这一文化阵地，挖掘并推送了一大批创作势头强劲、作品质量高雅的基层作家，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近千件，出版文学著作30余部，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学文化品牌。

《龙乡文学》主编、各栏目编辑及美术指导宋光辉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区作协主席王典平主持。

(胡林姝 赵午生)

7月18日，区作协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网络作家协会、荣县作协进行了座谈。赵应、阙向东、余仕清等与我协会会员畅谈文学创作体会。

自贡张家坝盐化工业遗产价值研究

◎陈星生



工业遗产是不同时期工业文明的证物，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工业发展史的真实记录，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共同阐释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历史的脉络，为后人探究工业文化的发展历史、总结工业兴衰规律提供可靠依据。

自贡市作为当代国家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保护和活化物质化的工业遗产，是为了在赋予它新的价值的同时，继承百年来所形成的工业文化底蕴，在城市转型升级改造过程中，保留其固有的能量、个性和历史完整性，以实现价值最大化。

张家坝盐化工业遗产，特指在1938年“久大盐业公司自贡制盐厂”（简称‘久大川厂’）的基础上建成的自贡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简称‘张化厂’），经过八十年历史的投入、改造、闲置和废弃，留存至今的制盐、盐化工产业的全部基础设施和设备及其周边环境。它是接续千年盐都制盐手工业历史性转型

时期不可或缺、不可再生的证物。

一、厂史简述

自贡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井矿盐开采与生产基地。在近两千年的生产历史中，从凿井到推卤煮盐，都是能耗极高的古拙工艺。1938年9月18日，久大川厂在张家坝建成投产，标志着自贡乃至四川制盐生产技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自贡的盐业化工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

1951年1月，已经停产一年多的私营久大川厂主动申请改变所有制形式，成立了属中央企业的公私合营自贡久大制盐有限公司。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久大盐业的基础上，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盐卤资源综合利用生产基地，即张化厂。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为我国化工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盐卤资

源枯竭和生产要素涨价，工厂努力调整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负重前行。终因体制困扰、决策失误、原料骤然断供等因素，于2000年9月13日，实行“优资破产”，由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租赁经营。

在城市产业结构、企业体制结构变革的大背景下，破产租赁后的张化厂又几经折腾，现在成为隶属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昊华新材料总公司下属的昊华鸿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企业，全称为：自贡张家坝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二、张家坝工业遗产的现状

张家坝工业遗产占地面积616亩，位于自贡市大安区人民路130号，威远河南岸。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现为张家坝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使用。

这里保留着自建厂以来，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建筑。其中，厂房、仓库、化验室20座；大型主要生产装置4组；大型烟囱4座；工业管道4类全长约4500米；生产调度、行政办公及后勤保障用房16栋，还有规模宏大的地下人防工程设施和自张铁路厂区站台及仓库。

现在的厂区，除氯碱和氯化钡设备在运行外，其余的厂房设备设施，或出租给其他企业和单位，或拆卸变卖用于抵债，或遗弃在荒草藤蔓之中成为废墟。一个曾经具有科研、生产、运输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部级大二型企业，成了这座城市里的几代人挥之不去的痛，张家坝地区也由过去沸腾的工业区成了这座城市里的贫困区。

张家坝工业建筑群，外在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业设计和建造工艺风格，其内在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蕴含着这座城市特有的工业品质。

三、张家坝工业遗产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遗产就是一种文化

符号。人文内涵是工业遗产中最值得探究的发掘点，它对一个地区文化特色的形成、传承与发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对张家坝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有赖于对这一工业遗产资源潜在的价值重新发现和评估，使之从一般的工业废弃物上升为一种文化遗产，成为人们对这座城市认同感、归属感和吸引力的源泉。

1. 历史价值——不可或缺的自贡记忆

(1) 中国民族工业的先导。久大盐业公司自贡模范食盐厂创办人范旭东，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杰出的实业家。1914年他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开创中国人生产精盐的先河。1936年又在海盐产区江苏大浦建成久大第二厂。1938年9月18日，自贡张家坝的久大川厂带来的平锅制盐新技术，结束了千百年来川盐原始落后的生产技术，成为川盐敞锅制盐技术革新的先导，是久大盐业在井盐产区“树立模范食盐的先畴，辟内地盐业一新纪元”的里程碑。1943年12月1日建起的久大川厂副产品厂，标志着中国第一个采用井盐副产物生产盐化工产品的化学工厂问世，从而奠定了久大川厂在中国盐业和盐化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

(2) 抗战工业西迁的遗迹。在张家坝盐化工业遗产地，还保留着的范旭东时代的厂部和厂房，它揭示了快要被遗忘的中国实业史上一场拯救中国命运的大撤退。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中国工业实力，支援抗战，工业界发起了“工业西迁运动”，将沿海工业大部分迁往四川。这次民族工业西迁，对保存国家实力，支援前方抗战起了极大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范旭东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当年相继关闭在沦陷区的工厂，将保存的机器设备和人员撤退汉口。随后来川考察，适逢川盐“增产赶运”启动，遂决定在自贡建厂，并选择1938年9月18日“国耻日”作为久大川厂投产的日子。在开工大典上范旭东发表了悲壮激情的演讲：“破除任何困难，树立制盐工业，与祖国共存亡，让“海王星”（“海王

星”系久大盐业公司出品的精盐商标)闪烁于自贡的天空”。久大川厂采用平锅制盐新工艺,生产的盐砖能耗降低产量高,且包装简便,运输途耗少,比自贡盐场传统的花盐和巴盐更优越。抗战中,久大川厂的精盐主要运销到湖南湖北,为处在抵抗日寇侵略前线的湘鄂军民解决淡食之忧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社会主义改造的先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已经停产一年多的久大川厂,经私营久大盐业公司代表申请,由川南盐务管理局接管,组建为属中央企业的公私合营利民制盐厂(1952年更名为公私合营自贡久大制盐有限公司),由西南盐务管理局代管。公私合营利民制盐厂,是自贡盐场第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企业。它的成立,标志着盐都自贡是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最早的城市之一。

(4) 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久大盐业的基础上,建成了中国盐化工业第一个井卤资源综合利用的大型企业——自贡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这是千年盐都第一次转型升级的奠基之作。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化厂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盐卤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产品达到16种20多个品种,多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并有氯化钡等13种产品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自贡市首家化工产品出口企业。

(5) 传统工业兴衰的标本。张化厂起源于中国民族工业第一家精盐厂,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工业西迁中艰难起步,蹒跚而行;在国民党逆历史潮流统治下陷入困境,关闭停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重生,创造辉煌;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转型失败,奄奄一息。这是老工业城市兴盛与衰退的缩影,是研究自贡当前与未来的极好案例。那些曾经辉煌现已成为工业废墟的遗迹,可以敦促人们去认真思考。只有正确分析总结自贡传统工业的兴衰,才可能找到更符合自贡实际的发展道路。

没有历史记忆的城市,是没有前途的。忽视或者丢失张家坝工业遗产,就抹去了城市一部分最重要的记忆,使自贡城市出现一段历史的空白。

2. 文化价值——工业文明的自贡名片

(1) 较为完整的各个历史年代的工业建筑。久大川厂时期的厂部和厂房,是极为珍贵历史文物;氯化钡生产车间(装置),记录了“超英赶美”年代中国工业扬眉吐气的历史亮点;自张铁路专线,成为工业城市的经典标志;西式风格的“苏联专家楼”,记录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两国重大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自贡终止和我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的壮举;年产10万吨真空制盐装置,记录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初期生产蒸蒸日上的景象;年产10万吨热压制盐设备,吞下了盲目引进导致企业陷于困境的恶果……。这些不可移动的工业文物,浓缩了一个老工业城市兴盛与衰落的轨迹。

这些历代的工业建筑,不仅构成了一组立体的企业兴衰史雕塑群,而且,这些巨大的化学反应装置、高耸的烟囱以及高架纵横的工业管道组成的工业逻辑结构,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美学价值,是吸引艺术家、摄影家、工程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们创作灵感的理想之地。

(2) 中国化学工业的精英群体。这里曾经是我国化学工业精英云集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中国重化工业之父范旭东;我国化学工业先驱者之一、共和国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中国重化工业开拓者、侯氏制碱法创始人侯德榜;久大川厂厂长、国家盐务总局总工程师唐汉三。以及最早(1942年)在沮巴、沮水中提取出盐化工产品的工程师段志、伍培基;实现氯化钡“超英赶美”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总工程师余盛刚;创造出多项填补国内空白化工产品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总工程师石惠明,等等。

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报国壮

志，科学精神，探索定力等精神文化特质和对社会的贡献，都是留给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3)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的原始档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胡耀邦、万里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等先后来厂视察，对自贡盐化工业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如此多的领导人到一个工厂视察，留下了不少的文字图片记录及证物，是张家坝盐化工遗产中极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也是这座城市有待进一步整理和挖掘的珍贵史料。

张家坝盐化工遗迹、人物和文字图片档案，蕴含着巨大的文化能量，是需要长久保存和广泛交流的文明成果。

3. 社会价值——凝聚人心的自贡乡情

(1) 普通劳动群众的情感栖息地。从久大川厂到张化厂的几十年间，这里走过了一代一代的产业工人，其人数可十万计，不少人家三代人或全家人在这里度过了难以忘怀的人生。他们和工厂同呼吸共命运，工厂兴旺时他们激情燃烧过，工厂艰难时他们无私奉献过，工厂破产时他们难以割舍过。张家坝工业遗产记录的一个庞大群体的命运和情感，是对这座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构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2) 古老盐都精神气质的制高点。久大川厂落地张家坝之初，就站到了实业救国和科学的高度，翻开了古老盐都现代工业新的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央轻工业部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来厂攻关，在过去的基础上建成了中国盐化工业第一个井卤资源综合利用的大型企业，其特有的现代工业精神为自贡社会添注了一种高品质的城市气质。张家坝工业遗产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对这一历史的长久记忆，构成强大的城市凝聚力。

4. 经济价值——持续发展的本土资源

(1) 纪念性建筑的价值。1938年久大川厂

厂部建筑。这是目前仅存最早的原始建筑，是张家坝工业遗产地最有价值的标志性建筑。现在被杂草和藤蔓遮蔽的这座一层独栋建筑，最初的正门牌楼上塑有“久大公司”“1938”字样和久大的精盐商标图案“五角星”。牌楼高出屋顶的圆弧部分可能拆除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一小部分建筑（后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改造成工人俱乐部，但大部分保留了历史原样。复原这栋建筑，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1938年久大川厂平锅制盐厂房（需进一步考证）是一幢巨大的砖木结构的厂房，大约有现在的五层楼高。高大的九宫格形状的木窗和泥条外墙，极具民国建筑风格。如果考证确定为久大川厂时期的平锅制盐厂房，这就是结束四川盐业几千年原始生产工艺，开启川盐敞锅制盐新纪元的唯一历史文物。

文物是无价的，这两座不可移动文物的存在，使张家坝工业遗产地的开发价值得到大大提升。

(2) 特殊形态的工业建筑物构筑物价值。这些建筑功能特殊，风格各异，布局有序。高大框架与工业管道、输送廊道纵横交错，巨大的钢铁罐釜和高耸的烟囱，以其富有文化内涵的特殊工业形态，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工业符号，它们与现有的厂区道路和铁路系统有机组合，是工业时代完整的空间记忆。这些历经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工业景观，若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对其仍在寿命期内的现有建筑物进行维护、改善及再利用，将工业区的生产结构向有利于环保生产方式的方向转变，以防止这些土地被再次开发，是节约资源的最佳选择。

四、张家坝工业遗产的活化

1. 关于张家坝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范围

2003年国际性的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工业遗产的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是：“工业遗产是由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建筑价值或科学价值的工业遗迹所构成，这些遗存由建筑与机械、工厂、磨坊与工

厂、矿山与从事加工与精炼的厂址、仓库与货栈、产生于输送能源的地点、交通运输及其基础建设，以及有关工业社会活动（诸如居住、宗教信仰或者教育）的遗址。”《塔吉尔宪章》还指出，不仅要研究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遗产，也要关注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遗产，包括它的原始工业之根。传统工业，即工业革命以前的手工业，是重要的工业遗产的组成。

近年来，工业遗产的概念在继续扩大，其中“工业景观”的提出引起了关注，一些国家已经着手实施广泛的工业景观调查和保护计划。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主席伯格伦教授提出：“工业遗产由生产厂所构成，而且还包括工人的住宅、使用的交通系统及其社会生活遗址等，但即便各个因素都具有价值，它们的真正价值也只能凸显于它们被置于一个整体景观的框架中；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研究其中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整体景观的概念对于理解工业遗产至关重要。”

根据以上定义和概念，张家坝工业遗产整体景观框架，还应扩大至高碛街区和威远河段。因为，这里是“张化人”集中的生活区和自贡早期井盐手工业的重要区域。运用“工业景观”规划设计理念，对以张家坝工业遗产为核心的高碛街区作整体规划，将遗留、废弃的工厂活化为再创造的对象，这对于修复和完善自贡的人文生态系统，促进它可利用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届时，这一地处自贡城市边缘的贫困区，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繁荣区。

2. 关于张家坝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模式

根据发达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工业旅游已成为这些国家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旅游是以保护和开发工业遗产为核心，同时展示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生产和作业景观，为游客创造观光旅游、学习体验、娱乐购物的专项旅游活动。工业旅游是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它可以丰富现代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带来促进科学知识普及、提高国民素

质、增加就业机会等诸多益处。

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旅游的模式和我国一些地方现有工业旅游的经验，自贡张家坝工业遗产保护，应该是工业景观的整体保护。可以集区域工业旅游、都市工业旅游、文创工业旅游和休闲工业旅游为一体，建设最具自贡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盐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工业文化，放在世界工业文化的大范围，自贡井盐工业更具特色。张家坝制盐化工，既以上溯到千年原始手工业制盐之根，又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盐卤综合利用工业的第一个节点。在张家坝工业遗产地内，现存的这些独特的工业生产装置和工艺以及跌宕百年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工业旅游重要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在张家坝工业遗址上建设旅游景点，有英国工业旅游的主题公园模式、博物馆模式、工业化模式和德国的博物馆模式、公共休憩空间模式、综合开发模式、区域一体化模式等可以学习借鉴。这些风格奇特的厂房和装置，经过开发与改造，可以成为创意灵感之地，进而可以建成以博物馆为主体的设计和文化的集聚地，吸引一些设计中心、学校专业学科、创意企业、广告公司等迁入这里。学校和创意企业的迁入，又可以使张家坝工业旅游区成为培养青少年增强劳动意识、创新意识和工业精神的教育基地。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贡最重要的文化记忆，是在工业遗产中去探究发掘的。张家坝工业遗产地及其周边街区与环境的工业旅游开发价值，比其他模式的开发价值更环保、更节约、更人文、更持久、更具自贡城市特色。

大水冲来沙移坝

◎伏笔

据老人们传说，威远河高碛闸堰修筑后，在离堰闸不远处的河边上，发生了一件稀罕事。

说一老农在沙鱼坝旁边挖土，因锄头楔子掉了，便到河边一块长满青苔的石板上斗锄头把子。他将楔子塞入锄把，便在石板上使劲杵。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杵过锄把的石板处，有鲜红的血从苔藓中流出来。正当他诧异时，那块石板却动了起来。随后，这块石板竟然朝河里移动。老农感到惊讶，仔细一瞧，这块青石板原来是一条乌鱼的头。再看这老乌棒，一生长毛，都成精了。

老农长年累月在这里种庄稼，对河边环境都熟悉，知道这石板已在这个位置多年了。没想到，这石板竟然是一条乌鱼的头。想到这里，老农似有所悟：这条乌棒肯定是上面那猪儿洞的千年乌鱼精，因为修了堰闸，将它阻挡在此，只能守在这里吸点老家的气息。

因为老农斗锄头把子把这条千年乌鱼精给惊动了，不得已，这条乌鱼只好朝下游的观音滩游去。

沙鱼坝是否由此得名，无据可查。

在老鹰碛与马鞍山两山夹持中有一个沟口，这沟口与高碛河连接，从沟口到沟底非常深。

别小看了这两山夹持的这个深沟，它如同长江边上的鄱阳湖。但凡威远河涨大水、无序的洪水犹如脱缰的野马涌到沟口，即被迎面伫立的马鞍山的山脚阻挡。肆虐的洪水被拦进沟里，放马奔腾的洪水被驯服，汹涌的洪水经马鞍山的这一脚阻挡，极大地缓解了下游观音滩以及双河口那片的压力。随着洪水的退去，被

洪水夹杂而至的泥沙便堆积在沟口一带，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沙堆沙坝。随着下一个洪水期的到来、再待洪水退去，那些沙堆沙坝便发生位移，东面的推置到西面、西面的又被推置到东面，如此反复，年复一年，沙移坝由此而得名。

随着高碛河的改造、船闸的建成，昔日那撒野的洪水被彻底治住，沙移坝沟口这一片的沙堆沙坝也就再也没有发生位移。河沙不再移动，名字也没有改变，还叫沙移坝。随着高碛街的逐步形成并繁华，沙移坝的名气也就跟着长大，成了附近一大片地界的小地名。

如今的沙移坝为什么叫沙鱼坝？这应该是方言所致。在威远口音里，熄读成续、远说成眼，这类发音特征不胜枚举。很自然，移和鱼音近，口口相传时就传讹了。这一字之差，却误了后人，让人费解，因为这世上没有沙鱼这个物种。

大水冲来了沙移坝，大水仍然会如期而至、拖泥带沙，而沙坝却不再位移。这沙移坝的名不副实，充分展示了人们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并以柔克刚、改造自然，最终创造出和谐人居环境的非凡能力。



上田坝小学的历史

◎江美先

上田坝小学，民国时期初建时称隽氏公学、私立俊民小学，校址原为王氏香山祠，坐落在凉水井附近的老林冲（现在上田坝居委会一组）。

在旧中国，四川连年军阀混战，兵祸为灾，香山祠地处凉水井大道附近，常遭过往军队践踏。族众为保祠产，育后人，倡议在本祠办学，民国21年（1932）春，由香山祠族长王荫庭出面，劝说本祠子弟、盐商王子隽以办慈善事业为名，捐资在本祠兴办隽氏公学，聘请教师二人，招收初小班学生20余人，学校经费全部由王子隽捐款供给，教师每人月薪20角洋，学生不收费。

1933年下期，在王荫庭的动员下，王子隽的长子王思芹辞去在成都的教书职务，偕妻罗氏回到自贡，接办该校，改名为“俊民小学”，并增设高小班。学校成立校董会，王子隽任董事长，族众王荫庭等任董事会成员，王思芹任校长，罗亦在本校任教员，学校规模逐渐扩大。

民国24年（1935），富顺县政府批准该校立案，正式定名为“私立俊民小学”。每月由王子隽拨给经费400元，学校发展到6个班，学生180余人，教职员10余人，并增建了体育活动场地。当时，学校在校长下设教务处和训务处，分别负责教学组织工作和学生操行考核工作，并成立了童子军团（三年级及以上为童子军，一、二年级称幼童军），每周一两节童军课。

私立俊民小学别无经费来源，一切开支均由王子隽及王思芹筹措供给。因受其家庭纷争

影响，办学经费常常不足，限制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王子隽病逝，学校由王思芹任董事长，罗琛任校长，经费更为困难。1946年王思芹从家产中分得100担，火圈8口，他全部捐赠给学校作为校产，并向自贡市政府备案，学校始有固定经费来源。

1949年12月5日自贡解放。1950年下半年减租退押后，田租收入没有了，仅剩几口火圈收入维持，学校入不敷出，难以为继。1951年上期，经第三区人民政府批准，将俊民小学全部并入到第三农会所属的九初小，校名改为凉水井小学，王思芹、罗琛也继续在校任教。1951年下期，凉水井小学迁到原俊民小学校址，改为爱国小学，由简革任校长。1952年，王思芹、罗琛申请并获批准调离自贡，去北京后，被分配到山西五台中学教书。是年，学校再次改名为凉水井小学。1956年学校更名为上田坝小学，后又由初级小学发展成为包括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完全小学。

【编者注】上田坝小学现已整体并入凉高山小学。



岁月静好

◎ 江东实验学校南湖校区初二年级1班 郭珂嘉

岁月静好，阳光依旧。

——题记

“我们放下吧。”白纤说。她的这句话让秋楠沉默了一天。最后，秋楠看着天边那即将被黑暗吞噬的夕阳，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放下？好啊，为什么不呢？”

白纤和秋楠，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同一个班级里。所有人都说她俩有缘，像一对亲姐妹。是的，她们很相似，成绩一样优秀，外表一样清秀，老师一样喜欢，甚至古筝都弹得一样好。她们俩这样相似的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的妈妈。两位妈妈是很好的闺蜜，住在同一个小区里，所以她们的女儿在同一所学校，上同一个辅导班就也不足为奇了。在外人眼里，两个女孩儿关系很好，可是在她们的心里，对方就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种感觉在她们上高中时突然“升级”，因为她们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林忆。

林忆有一副好嗓子，唱歌朗诵都不在话下。在校庆活动上，班主任决定让他朗诵一首诗，从白纤和秋楠中选出一名朗诵伴奏来。选谁呢，因为两个女生在班主任眼里都是同样的优秀。班主任犯难了，就让林忆自己选择。林忆对两个女生说，让她们自己回家准备一首曲子，表演前一周比赛，评委是他和班主任。

白纤和秋楠真是“双胞胎”极了，连选的曲子也一模一样。比赛前一周，秋楠和她妈妈一起去白纤家做客。两位妈妈一见面就聊个不停，根本没有管她们的女儿。两个女生，就在白纤房间里待着，她们谁也没有说话，房间里一片沉寂。“你要练琴吗？”白纤首先打破了这份沉寂。秋楠笑了笑：“你不介意我用一下

你的琴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白纤也笑着说：“我当然不介意。”于是，一首优美动听的曲子就在秋楠手下流淌出来。房外，两位妈妈静静地听着这音乐，白纤妈妈问：“是谁在弹琴？”“不知道，两个孩子水平都差不多。”秋楠妈妈答。两位妈妈脸上都扬起了欣慰的笑容。

一曲终了，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你弹得真好。”白纤说。“你也不赖。”秋楠回答。“我知道你喜欢林忆。”白纤突然说道。秋楠愣了愣，说：“我知道，你也喜欢他。”两个女孩儿相视一笑，脸红红的。“快要高考了，最终大家都会各奔东西，现在的喜欢也只是一种喜欢而已，为什么不放下呢？我从小就与你竞争到大，我都累了。”白纤眼睛看着地面，真诚地说道。“对呀，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竞争呢，我和你一样，也累了。”秋楠说着，似乎释然了。“要不，现在就让我们完整的友谊重新开始，虽然昨天的竞争激励了我们前行。”白纤看着秋楠的眼睛说。“所以，不管我们最后是谁给林忆伴奏，都不许嫉妒哦。”秋楠也看着白纤的眼睛说好。她们爽朗而笑，笑声脆脆的。

终于，两个女孩儿打开了心结。岁月静好，她们的未来，也会更加明媚。

编辑寄语：

本文故事构思特别，在别开生面的故事中生动准确地刻画了两个女生的美好形象和四个次要人物，主次分明，造句流畅、亲切，表现了青春的美好主题，弘扬了真善美的主旋律。



六一班的“怪胎”们

◎大安区广华山小学六年级1班 张肇霖

我们班有各式各样的“多面人”，往往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又常常令我们苦不堪言，所以，我们称他们为“怪胎”。

首先，“怪胎”中的first one非“袁冬瓜”莫属。他个子矮小，像只顽皮的猴子，又像个滑稽的小丑。他总是上课“开小差”，但成绩却名列前茅，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他还会画画，经常为班级布置板报，博得老师的赏识，因此被评为一期“每月之星”，使我们颇为气愤。他最大的特点是“贪吃”，只要被他发现你有零食，他就会像个幽灵一般“飘”过来，好像已经饿了许多年。若你不给，他还会死缠烂打，抱住你的大腿，让你寸步难行；若你给了，他会“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吃完，再次向你讨要……直到吃完，他才肯松开手，善罢甘休，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他之后，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缪班长了。她学习很刻苦，成绩十分突出，是老师的得力“小助手”，是家长眼里的贴心“小棉袄”。然而，在同学们眼里，她却像“川剧变脸”，拥有着另一副模样。课间，你若招惹到了她，那事情就不是一般的“小”了。她会开启“被动”模式，从温柔女孩子变成彪悍女汉

子！技能一：抓。常常是一道爪痕赫然而出，令你“望而生畏”。技能二：揪。抓住了，就开始揪，完全跑不掉！技能三：咬！一张血盆大口在你手上找到一个最丰满的位置，咬合下去，“啊！”一声惨叫，你轰然倒地，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只能跪地求饶。要是你人多势众，她便会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号召一大群女生，围攻你，“打”得你落花流水……一年级时发生的一场“男女大战”便是如此，本大帅坐守男厕城，女兵们攻到了城门前，一名大将“萝卜头”战败，被拉进女厕“斩首”。幸好，上课铃声拯救了我们。

我们班还有许多“怪胎”：“计算机大王”小石头，“军事家”小铃铛，“美男子”小二郎……转眼，小学时光已经所剩无几，对这些“怪胎”们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呢。

编辑寄语：

本文叙述流畅，语言干净，用词贴切，从一个“怪”字切入，视角独特，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立体，血肉丰满，嬉笑怒骂中流露着深深的眷恋。

地雷战

◎大安区三多寨小学校六年级1班 李根

“捉住你了，谁让你跑不快呢！”这是哪儿的警察抓小偷？告诉你吧，这是小伙伴们在玩“地雷、拉线、爆炸”这个游戏呢。一听见这样的呼喊，路过的小伙伴都会停下脚步，忘记前行的。

见到他们玩得正欢，我急忙跑过去，申请加入。小明以“队长”的身份、以体育教练的口吻对我说：“我再重复一下规则，你是攻击方，你就来捉我们。如果我们其中一员说了‘地雷’，你就不能捉他，当然他也不能动。假如别人碰了他一下并说‘拉线’，他同时又说‘爆炸’，那他就能继续跑啦。当我们只有一人没说‘地雷’时，那他说了‘地雷’之后就变成攻击方了。”

“好，我早就玩过的。”我不耐烦地回答道。

游戏开始了。伙伴们都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而疯狂地跑来跑去。老人告诉我们：饭要慢慢吃，路要慢慢走。果然，没过好久，我就听见此起彼伏的“地雷”声，看见小伙伴们气喘吁吁忙着找椅子坐。我往全场扫了扫，哟！只剩下小杰一人还是“活”的了。得赶紧，别让他把那些家伙给“引爆”了。我急忙使出了杀手锏“飞毛腿”，一个健步冲了上去，拉住了小杰，也把自己当“攻击者”的“恶人病毒”亲手传给了小杰。

小杰开始做攻击方，小伙伴中也只有我才能用“地雷”了。我看了看四周，甩开步子溜上了滑梯。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极易逃脱攻击方的来袭。身体略胖的小杰在滑梯后面一步一步地爬上来。快抓住我了，我对着喘气不停的小杰诡异地笑了笑，滋溜一声滑了下去，一下子跑到一颗大树下，三五两脚像只小

猫一样窜上了树。我坐在大树的一根树丫上，看着小杰爬几次滑几次的滑稽样，得意地露出了笑容。我和小杰这样“冷战”了一会儿，其他被“定身”的小伙伴不干了，纷纷吵着没意思。没办法，我只好溜下来，从小杰手中接回“攻击者”的“恶人病毒”，再故意让小杰把所有小伙伴都“引爆”复活后，又追得小伙伴们满院坝鸡飞狗跳……

“地雷、拉线、爆炸”这个游戏真好玩，小朋友，你也想玩吗？

编辑寄语：

小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交代游戏规则，写清游戏过程。开头精选游戏过程中极易让人误会的语言，先声夺人，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叙述的过程中，动作描写细致精准，最为增色。首尾照应点题，全文结构浑然一体。